

五色层

續算表
選琴瑟

三

923.

H 588 g
H

3



家庭之間
 寔多缺陷
 而此缺陷
 大抵係婦
 人家而生
 繼妻愛親
 生之兒而
 惡前妻之
 子或側室
 專寵而壓

評五色石

點評 五色石卷之五

續箕裘

吉家姑搗鬼感親兄 慶藩子失王得生父

血誠不當庭幃意伯奇孝己千秋淚號泣問蒼天

蒼天方醉眠有人相救援感得親心轉離別再團

樂休哉聚順歡

右 蘇 苦 齒

從來家庭之間每多缺陷以殷高宗之賢不能察孝

己以尹吉甫之賢不能活伯牙又如戾太子被譖而

死漢武帝作思子宮空餘悵望千古傷心至于宜白

續箕裘



服部誠一評點

正室之類。則往々提。起家庭紛。紜甚則。至使父子。至親殆乖。離家庭之。間使婦人。家放恣則。遂不免禍。可不誠乎。宜曰之於。幽王重耳。之於獻公。竟不能再。相見者雖。

得立。不能再見幽王。而與褒姒伯服勢不並存。重耳歸國亦不能再見獻公。而與奚齊卓子亦勢不兩立。又豈非可悲可涕之事。如今待在下說。箇被讒見殺。死而復甦的孝子。哭子喪目盲而復明的慈父。再說。箇追悔前非。過而能改的繼母。無端拋散離而復合的幼弟。與眾官聽這椿事。在正統年間河南衛輝府。有箇監生姓吉名尹。號殷臣。妻高氏。生一子名孝。字繼甫。幼時便定下一房媳婦。就是吉尹妹丈喜全恩的女兒。那喜全恩是勳衛出身。現在京師做箇掌官。羽林衛的武官夫人吉氏。便是吉尹的胞妹。所生女。

如係父親。之薄愛其。所由來則。亦是婦人。家教咬之。禍而已。天下之禍。寔生於婦人。本篇亦可。以鑒不孝。幼而失慈。萱者每多。夭何不真。依孝子。早已使奸。

兒小字雲娃。與吉孝同年同月而生。兩家指腹為婚。的不想吉孝到十二歲時。母親高氏一病而亡。吉尹娶妻韋氏。一年之內。即生一子。乳名愛哥。眉清目秀。乖覺異常。吉尹最所鍾愛。替他起箇學名叫做吉友。自古道。母以子貴。吉尹喜歡吉友。遂將韋氏立為繼室。原來吉家舊本殷富。後因家道衰落。僮僕散去。止留一舊僕高懋。原係前妻高氏隨嫁來的。到得韋氏用事。把這舊僕打發出去。另自新收箇養娘刁氏。那刁嫗最會承順主母。顏色趨候。意旨搬說。是非韋氏甚是喜他。正是。

婦作禍階
忽打發舊
僕收了老
淫婦何其
禍階搆造
之速
大兒個
道途小兒
安逸飽煖
彼苦是樂
一家庭如
別家

彼一時兮此一時 新人用事舊人辭

止緣主母分前後 頓使家奴與廢殊

却說吉孝一向附在隣家書館中讀書朝去夜回全虧高懋擔茶擔飯早晚迎送自從高懋去了午膳晚茶沒人送去都要自回來吃那刁嫗只顧抱着小官人那裡來理會大官人吉孝匍匐道途不得安逸或遇風雨之時一發行走不便時常歎嗟嘆刁嫗便在韋氏面前搬口道大官人道主母逐了高懋去甚是怨恨韋氏變色道難道一箇家人我做娘的作不得主便對吉尹說了喚吉孝來數說了幾句吉孝不

原評懊恨

我非敢罵

強罵令

原評口角

甚毒之口

真個有毒

原評真力

原評刺心

出身微賤

四字最刺

他心腸

敢回言情知是刁嫗搬了是非一日歸來吃午膳飯

却冷了忍耐不住不合把刁嫗痛罵了一場刁嫗十

分懷恨便去告訴韋氏道相公大娘不會罵我大官

人却無端把我來辱罵韋氏道曉得是娘身邊得用

的人看娘面上就不該罵你了刁嫗道這是罵不得

大娘所以罵我大官人正不把大娘當娘哩他背後

還有極好笑的話韋氏問是甚話刁嫗假意不敢說

直待盤問再三方纔說道大官人在背後說相公沒

主意不該以妾為妻又說大娘出身微賤如今要我

叫娘寔是勉強韋氏聽了勃然大怒便要發作刁嫗

評五色

石

續笑

三

假意止住
他發作令
他却真要
發作

朝一句句
得一句的寫
得浸潤之
謂之妙

止住道大娘若爲了我與大官人尋鬧他毒氣便都
是來在我身上不如只說在心裡慢慢計較便了韋
氏自此深恨吉孝時常對吉尹說他的不是處正是
信譖何容易 只因心兩般

可憐隔腹子

如隔一重山

常言道口能鑠金浸潤之譖最是易入吉孝本沒甚
不好怎當得韋氏在丈夫面前朝一句晚一句冷一
句熱一句弄得吉尹把吉孝漸漸厭惡起來看官聽
說大凡人家兒子爲父母所愛的雖有短處也偏要
曲意回護若一被父母厭惡了便覺他坐又不是立

原評號泣
長天之意

至孝之事
倒皆爲了
奸婦搆說
之機千恨
萬懊

怒雷自心
發來此怒
到底不可
解

又不是語又不是默又不是可憐一箇吉孝只因失
愛于父母弄得手足無措進退不得思量無可奈何
唯有禱告天地神明或可使父母回心轉意于是常
到夜半悄悄起來跪在庭中對天再拜涕泣禱告又
密寫疏文一紙在家廟前焚化却不想都被刁嫗窺
見一五一十的報與韋氏道這不知做的是甚把戲
韋氏怒道畜生一定是咒我夫婦兩箇了便對吉尹
說知吉尹初時尚不肯信到夜間起來偷看果見吉
孝當天跪拜口中喃喃不知說些甚麼吉尹大
喝道你這忤逆畜生在這裡詛咒爹娘麼吉孝吃了

識力如魔，惑亂心至令，之至令，想孩兒亦，做詛咒的，事可怖々，原評天不，殺孝子與，一樹令資。

一驚跪告道孩兒自念不肖不能承順父母故禱告上蒼願天默祐使父母心回意轉豈有詛咒之理吉尹道你既非詛咒何消夜半起來避人耳目我今親眼見了你還要花言好語勉強支飾便把吉孝着寔打了一頓吉孝負痛含冤有口莫辯自想母黨零落高家已是無人只有喜家姑娘是父親胞妹又是自己的丈母除非他便可以勸得父親因捉箇空喘着父母私自走到喜家去拜見姑娘訴說衷情原來喜全恩因上年土木之變護駕死戰身受重傷此時景泰御極兵部于尚書嘉其忠勇陞他做了掛印總兵

鎮守邊關不得回來只有夫人吉氏在家當下喜夫人聽了侄兒所言便道原來有這等事待我婉轉勸你父親教他休信讒言便了吉孝垂淚道全賴姑娘勸解喜夫人又慰了他幾句吉孝不敢久留謝別了姑娘自回家去過了一日吉尹因欲問妹夫喜全恩信息步到妹子家裡喜夫人接着置酒相待吉尹問道近日妹夫可有家信回來邊關安否如何喜夫人道你妹夫近日有信來說邊關且喜寧靜但牽掛家中骨肉放心不下詢問女婿吉繼甫邇來學業如何吉尹道不要說起這畜生十分無禮我正待告訴你

原評口角
又肖
原評說得
有條理
條理亦已
爲我力所
壓我故惡
說我故惡
管

一言難盡便把吉孝夜半對天詛咒的話說了一遍。喜夫人道我也聞得哥々近日在家中惹氣可念父子至親先頭的嫂々只留得這點骨肉休要聽了閑言閑語錯怪了他若做兒子的詛咒爹娘天地有知必不受此無理之訴這是自告自身了我看侄兒是讀書人決無此事吉尹聽了只管搖頭口雖不語心裡好生不然正是

枕邊能靈

膝下見罪

兒且不信

何有於妹

當下吉尹別過妹子回到家中把上項話與韋氏說

原評幕寫
口氣語々
神肖
此處又提
出出身微
賤的比先
頭的妻而
說我到是
閑人這用
識者最用
意處

知韋氏道若不這畜生去告訴姑娘何由先曉得我家中惹氣原來那忤逆種要把丈母的勢來壓量我罷々他道我出身微賤做不得他的娘料想姑娘也只認得先頭的嫂々未必肯認我爲嫂他女兒也不肯到我手裡做媳婦他說父子至親你們父子到底是父子我不過是閑人你從今再休聽我的閑言閑語我今後但憑你兒子怎樣詛咒再不來對你說了這幾句話分明是激惱丈夫吉尹聽了如何不怒便喚過吉孝來喝問道你怎生在姑娘面前說我聽了閑言閑語韋氏便接口道你夜半對天詛咒是你父

原評語々
神肖

句句刺了
他心

百年之後
云々一句
合繼母的
最感動不
措這毒婆
亦是箇
老說家

親目擊的。須不干我事。你就教姑娘來發作我々也。有辨我曉得。你只多得我與小兄弟兩箇。今只打發我兩箇出去便了。何必連父親也。咒在裡面。吉尹聽說愈加着惱。又把吉孝打了一頓。鎖在後房。罵道。省得你再到姑娘家去告訴我。且教你這畜生走動不得。自此吉孝連書館中也不能去。終日在房裡涕泣。那刁嫗却私與韋氏計議道。相公與大官人鬧了這幾場。大官人心裡不怪相公。只怪大娘。今大娘年正青春。小官人又只得兩三歲。相公百年之後。大娘母子兩箇。須要在。大官人手裡。過活。况大官人又有喜

大毒氣噴
出來猖獗
於狠

算計妖妙
手段細密

原評狠毒

家夫人的脚力。那時須受他的累。常言道。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發。依我算計。不如先下手為強。韋氏沉吟道。你所言甚是。但今怎生計較便好。刁嫗道。我有一計。不知大娘可依得麼。韋氏道。計將安出。刁嫗道。大娘可詐病臥床。教大官人侍奉湯藥。待我暗地。把些砒霜。放在藥裡。等他進藥之時。大娘却故意把藥。盪失手。跌落地上。藥中有毒。地上必有火光。冒起。那時說他要藥死母親。這罪名他須當不起。相公自然處置他。一箇了當。韋氏道。此計大妙。商議已定。次日便假粧做心疼。倒在床上。聲喚不止。吉尹着忙。急請

評

續笑談

七

唯々侍奉
湯藥原是
可知他孝
順而知而
且要除他
毒婦之毒
於此見其
甚不異狠

正坐觀我
子陷于毒

醫生看視。討了兩貼煎劑。便付與刁嫗。教快煎起來。韋氏道。刁嫗只好抱愛哥。沒工夫煎藥。若論侍奉湯藥。原是做兒子的事。今可央煩你大孩兒來替我煎。吉尹聽說。遂往後房開了鎖。放出吉孝。吩咐道。母親患病。要你煎藥。只看你這番。若果小心侍奉。便信你前日不是詛咒。可以將功折罪。吉孝領命。忙向刁嫗取了藥。看藥封上寫道。水二鍾煎八分。加姜二片。不拘時服。吉孝隨即吹起炭火。洗淨藥罐。置水加姜。如法煎好。將來傾在甌內。雙手捧着。恭恭敬敬。走到韋氏床前。叫聲。母親藥在此。那時吉尹正坐在房

手。噫。聽了
婦言。之甚
至此。歎

假哭亦巧

原評語々
是催命符

孝兒此時
苦惱使人
想像倒進
裂肝腸

內教刁嫗引騙着愛哥。作要替韋氏消遣。見吉孝煎得藥來。即令刁嫗把愛哥放在床上。且伏侍韋氏吃藥。韋氏纔接藥在手。却便故意把手一擲。將藥甌跌落地上。只見地上刺栗一聲。一道火光直沖起來。吉孝見了。嚇得目瞪口呆。刁嫗只顧咋舌道。好利害。好利害。韋氏便嗚々咽々的哭道。大官人呵。你好狠心也。你恨着我。只去對你姑娘說。教你父親出了我便罷。何苦下恁般毒手。藥裡不知放了甚東西。這等利害。早是我該死。險些把我肝腸也迸裂了。吉尹此時怒從心起。一把拖過吉孝來。跪下。大喝道。你要藥

評

續箕裘

八

毒藥下毒
手之神速
早已塞在
毒藥紙包
藏家亦包
恐避三舍
原評語更
惡毒更
這邊潭是
以毒填埋
原評惡極
毒語愈出
毒氣愈甚

死母親當得何罪。吉孝大叫冤屈。吉尹道：待我剝了你衣服。細細的拷問。刁嫗假意走過來解勸。却從鬧裡把箇毒藥紙包暗々塞在吉孝袖中。吉尹把吉孝衣服扯落。見袖中滾出箇紙包兒。取來看時。却是一包砒霜。吉尹大怒道：藥包現證。還有何說。韋氏道：若只要藥死我一箇。不消又留這許多砒霜。他想還要藥死父親與兄弟哩。吉尹聽了。咬牙切齒。指着吉孝罵道：你這弑逆之賊。我今日若不處你箇死。將來定吃你害了。韋氏道：你休說這話。傷了父子至親。不如倒來處死了我。中了他的意罷。我是閑人。死了一百

原評催命符
天性孩提
骨肉之情
毒母不能
原評抵死
未會一毫
抗爹媽至
孝至順
原評可惡

箇也不打緊。况我今日不死。後日少不得要死在他手裡的。何不趁你眼裡死了。倒得乾淨。吉尹聽了。這話越發躁暴如雷。便解下腰裡汗巾來。扣在吉孝頸項下。吉孝慌了。放聲號哭。這邊愛哥在床上見哥哥這般光景。不覺驚啼起來。韋氏恐怕嚇了他。忙叫刁嫗抱了開去。刁嫗借這由頭。竟抱了愛哥出房去了。並不來解勸主人。吉尹一時性起。把吉孝按倒在地。拴緊了他頸裡汗巾。只一拽。可憐吉孝挺了兩挺。便直僵僵不動了。韋氏見吉孝已死。假意在床上兒天兒地的哭將起來。道：我那一時短見的孩兒。我那自

這般打扮
真幕真寫
雖演劇場
所不多見

原評頗提
此語

做蓋不棄
以掩死狗
孝兒死不
如狗何等
嘆事

害自身的孩兒。倒是我教你煎藥的不是。送了性命。恨我不先死。連了你。吉尹道。他咒你不死。又來藥你。這樣逆子。還要哭。他則甚。韋氏道。你還念父子至親。買口好棺木。殯送了他。吉尹道。弑逆之人。狗彘不食。要甚棺木。只把條草繩裹了。扛他出去。韋氏道。姑娘曉得。須不穩便。吉尹道。是我養的兒子。他也管不得我。說罷。便走出去。喚人扛屍。原來吉家有幾箇鄰舍。日前都被刁嫗把吉孝詛咒父母的話。讒毀過的。今又聞說他要毒死母親。被他親爹處死的那箇敢來。說甚話。只得由他。喚兩箇脚夫。把屍首扛到荒郊。

拋掉了正是

井廩無辜猶遇難
獨傷孝子蒙冤讎

况乎弑逆罪通天
殞命還將屍棄捐

有其事哉
骨肉之冤
死又豈無
冥報乎

却說那日喜家夫人吉氏。聞坐室中。覺得滿身肉顫。耳熱眼跳。行坐不安。心裡正自疑忌。早有吉家鄰舍把吉孝殞命拋屍的事。傳說開來。喜家的家人知道了。這消息。忙報與主母喜夫人聽了。大驚啼哭。雲娃小姐也在房裡。吞聲暗泣。喜夫人道。此事必然冤枉。我哥々如何這般鹵莽。慌忙差幾箇家人。速往郊外看。吉孝屍首的下落。家人領命。趕到荒郊看時。見吉孝

天道果不
殺入矧孝
兒手

此處兩箇
涕泣真箇
血淚

面色如生。伸手去摸他身上。心頭尚熱。候他口中。還
微々有些氣息。家人連忙奔回報。知主母。喜夫人便
教取一床被去。把吉孝裹了。連夜擡到家中。安放一
張榻上。把姜湯灌入口內。只聽得喉間咯々有聲。手
足漸々轉動。喜夫人道。好了。好了。便連叫。侄兒甦醒。
叫了一回。吉孝忽地睜開雙眼。定睛看了姑娘半晌。
方纔哽々咽々的說道。莫不是我魂魄與姑娘相會
麼。喜夫人哭道。我兒。你姑娘在此救你。快甦醒。當
下扶起吉孝。姑姪兩箇訴說冤苦。相對而泣。傍邊看
的奴婢。亦無不下淚。正是

至今他猶
無下怨。對爹
媽之狀。未
媽却猶未
消惡他之
邪念。孝兒
何故不得
天佑。

歷山有淚向誰揮。痛念窮人無所歸。
此日若非姑氏救。幽魂化作百勞飛。
吉孝對姑娘說道。這毒藥不知從何而來。想必又是
刁嫗所爲。侄兒今負一箇弑逆罪名。在身上。有何面
目。立于天地之間。今日雖蒙姑娘救了。若不能辯明
心跡。再與父親相見。生不如死。喜夫人勸道。你且在
我家暫避。幾時在我身上教你父親回心轉意。日後
再與你相見。便了。于是吩咐家人。不許走漏消息。與
吉家知道。次日。喜夫人喚兩箇會講話的女使來。吩
咐了。遣他到哥々家裏。見了吉尹夫婦。說道。我家夫

女使說得
割切只惜
妖物詭惑
吉家魔夢
未醒

毒焰連及
喜家骨肉
又々乖離

人聞大官人凶信特遣我們來探問吉尹把前事細述了一遍女使道我家夫人說大官人不但不是我侄兒又是女婿相公要處置他也該對我說聲及至處置死了又不來報不知是何緣故吉尹道他詛咒爹娘又要藥死繼母大逆不道吾已不認他為子你家夫人也不必認他為侄為婿故此不曾來說女使道夫人小姐都道大官人死得不明不白十分哀痛相公也忒造次了些吉尹道他身邊現有毒藥為證如何說不明不白你家小姐還喜得不曾過門如今竟另尋好親事便了女使道夫人說大官人受屈而死

原評孩兒
提至性且
孩兒尚且
有至情父
親何做無

小姐情願終身不嫁吉尹道嫁與不嫁我總不管悉憑你夫人主張女使道相公倒說得好太平話兒吉尹更不回言竟自走開去了女使亦即辭別而去從此兩家往來稀疎吉尹也不到喜家去喜家也不再使人來章氏與刁嫗自吉孝死後私相慶幸以為得計不想小孩子愛哥終日尋覓哥々不見時常啼哭百般哄誘他不住章氏沒奈何教刁嫗抱他去街坊上頑耍正是

孩提之童

具有至性

天倫難味

于茲可信

自此刁嫗怕愛哥在家啼哭。日夕抱着他在街上間行。原來吉家住在城外。與皇華亭相近。那時是天順元年。南宮復位。有陝西寧夏的藩封慶王進京朝賀。經過本處地方。城中各官都到皇華亭迎接。街上甚是熱鬧。刁嫗便抱着愛哥去閑看。正抱到一箇開畫店的門首。愛哥忽然要討糖菓兒吃。刁嫗要抱他到舖子上去買。愛哥不肯道。我要在這裡看畫。你自去買來我吃。刁嫗再要強他時。愛哥便哭起來。刁嫗欲央托畫店裡的人替他照管。却見那畫店裡也只有箇十數歲的小厮坐着看店。並不見有店主人在內。

孩兒失於
惡婆之手
却是如非
偶然

大哀忽來
亦是天譴

刁嫗不得已。只得教愛哥坐在店前橫板上。囑咐道。你不要走動。我去買了就來說罷。向人叢中挨去。走過兩條巷。買了糖菓。纔待轉來。恰遇街上官過。又等了半晌。方纔奔回畫店前。却不見愛哥在那裡。刁嫗吃驚。問那店裡小厮時。說道。他不見你來。走來尋你了。急得刁嫗叫苦不迭。四下裡報尋。但見人來人往。挨々擠々。那裡尋得見。又東決西問。各處尋喚。一回看々。天晚奔到家中。汗流滿面。哭告與韋氏知道。韋氏大驚失色。埋怨道。你所幹何事。一箇小官人。不
看管好了。吉尹聽得。不見愛哥。大罵刁嫗。老乞婆你

原評罵得
好罵比於
這罵比於
前項罵了
大孩兒猶
未足以償

招子面上
細々寫得
伏後文

昏昏了頭。不看好了他。讓他走失了。刁嫗自知不是。不敢做聲。韋氏啼々哭々。一夜不曾合眼。次早。吉尹起來。寫招子數十葉。各處粘帖招子。寫道：
出招子吉殷臣。自不小心。于天順元年十月初一日。走失小孩兒一箇。年方三歲。小名愛哥。面白無麻。頭戴烏段帽。地上有金壽字一枚。珠子一顆。銀剛鈴子十粒。頸掛小銀項箱。臂帶小銀鐲。身穿大紅小綿袄。外着水紅洒線道袍。下身白紬綿褲。脚穿虎頭靴。身邊並無財物。如有收留者。謝銀十兩。報信者。謝銀三兩。決不食言。招子是寔。

原評妙々
惡婆日夜
被罵了蓋
始知向者
大官人被
罵了之苦
前日假病
今日真病
病亦同心
疼應報妙
絕評快暢
原評快暢
頭疼腦痛
足以聊報

吉尹一面貼招子。一面教刁嫗各處尋訪。一連尋了數日。並沒音耗。韋氏終日哭罵刁嫗。看々又過了幾日。眼見得愛哥是尋不着的了。韋氏肝腸如割。真箇害起心疼病。那時却沒人侍奉湯藥。只得教刁嫗支持。病人心中又苦又惱。伏侍的人甚難中意。正是：
當初是假疾 今日是真病
試問侍奉人 何如長子敬
刁嫗受了一肚皮氣。說不得話。不得纏。累了兩日。也頭疼腦痛起來。床上病人未愈。伏侍的人又病倒了。吉尹一箇人那裡支持得來。只得再去尋問舊僕高。

積惡

原評孝子

孝子心事

始終如一

至

這即孝之

原評更奇

妙

天假病魔

使

不打破自

招

真個奇

懋指望喚他來奔走幾日。不想高懋自被主人打發出門後。便隨着箇客商往北京去了。吉尹心中煩悶。只在家裡長吁短歎。這邊吉孝在喜家。聞知父母近日有這許多不堪之事。心上甚是放不下。便懇求姑娘。差箇人去看。喜夫人應允。即令一箇老嫗。一箇蒼頭到吉家去服役。吉尹十分感謝。便教這老嫗伏侍韋氏。隨便也看。刁嫗那韋氏因服藥調治。漸漸平癒。這刁嫗却倒感得沉重。熱極狂語。口中亂嚷道。大官人來索命了。忽又像吉孝附在身上的。一般咬牙怒目的自罵道。你這老淫婦。做陷得我。好你如何。

原評妙

冷

汗滴々

於

他苦惱

於

我快暢

把砒霜暗放藥裡。又把砒霜紙包塞在我衣袖裡。致使我受屈而死。我在陰司告准。一定要捉你到鄆都去。了一回兒。又亂叫道。大官人不要動手。這也不獨是我的罪。大娘與我同謀的。說罷。又自打自己的巴掌。喝道。你不獻這計策。大娘也未必起此念。我今先捉了你去。慢慢與大娘算帳。韋氏聽了這些說話。嚇得一身冷汗。毛骨悚然。喜家的蒼頭老嫗。都道奇怪。吉尹聽了。將信將疑。正是

賊人心虛

虛則心餒

不打自招

無鬼見鬼

原評奇妙
要怕光景
苦死自怪
恰如自怪
緊我頭何
等妙奇

原評愚人
疑心

疑心極出
一個真鬼
的來

刁嫗准々的亂了三日三夜。到第四日。嗚呼哀哉。伏
惟尙饗了。臨死之時。頸裡現出一道繩痕。舌頭拖出
幾寸。韋氏見了好生害怕。當下吉尹買口棺木。把他
盛殮。擗去燒化了。韋氏自此心神恍惚。睡夢中常見
吉孝立在面前。忽一夜。夢見吉孝抱着愛哥在手裡。
醒來想道。我那愛哥。一定被大孩兒陰空捉去了。心
中悽慘。不覺直哭到天明。看官聽說。大凡人虧心之
事。斷不可做。韋氏不合與刁嫗謀害吉孝。今見刁嫗
這般死法。只道真箇吉孝的冤魂利害。因猜疑到愛
哥也一定被冤魂纏了去。于是便形之夢寐。此正與

要尋女巫
亦是如此
偶然此邊
文字與佛
家應報的
一般

原評妙計
他已信巫
女豈不信
其言計最
妙々

刁嫗無鬼見鬼的一般。那知吉孝原不曾死。那愛哥
也另自有箇好處安身。說話的少不得漸漸說來。如
今且說。韋氏因夢中所見。心懷疑忌。與喜家老嫗商
量。要尋箇關亡召神的女巫來問。老嫗道。我家老
蒼頭認得兩箇女巫。一箇姓趙的。極會關亡。一箇姓
紐的。最調得好神。韋氏聽說。便央老蒼頭去請他兩
箇來。蒼頭領命。先回到喜家。把上項事細々對喜夫
人說知。喜夫人唉道。我如今可以用計。便教蒼頭先
密喚那兩箇女巫到來。各送與白金一兩。吩咐了他
言語。又教吉孝親筆寫下一紙禱告家廟的疏文。後

書景泰七年十二月日期付與紐婆藏在身邊附耳低言教他如此如此兩箇女巫各領命而去有篇口號單說那女巫的騙人處

原評此輩惡態此篇道盡

司巫作怪邪術蹺蹊看香頭只說見你祖先出現相水碗便道某處香願難遲肚裏說話時自己稱為靈姐口中呵欠後公然粧做神祇假托馬公臨身忽學香山匠人的土語妄言聖母附體却呼南海菩薩是娘姨官話藍青真成笑話面皮收放唉殺頑皮更有那捉鬼的瓶中叫响又聽那召亡的

原評真堪笑殺

原評可笑

癩裡悲啼說出在生時犯甚症候道着作享日吃

原評說破

了評二語

斷定先迎

之法先迎

他偶中驚

原評細寫

甚東西哄得婦人淚落騙得兒女心疑究竟這般本事算來何足稱奇樟柳神耳報法是他伎倆詹頭仙練熟鬼任彼那移過去偶合一二未來不准毫厘到底是脫空無寔幾曾見明哲被迷當日兩箇女巫到了吉家見了吉尹夫婦章氏先要關亡趙婆便討兩隻桌子將一桌放着壁桌下置空甕一箇桌上縛裙一條來遮了一桌另放一邊上置一空盤趙婆把箇茶壺蓋兒去盤中團團磨轉口中念念有詞磨不多時早聽得甕中諤々有聲細聽時像有人內咳嗽的一般趙婆問道你是何人甕中

原評細寫

原評細寫

續笑叢

十七

喚山前妻
高氏令替
兒說冤雖
妄亦奇

原評語殊
道理含糊
原評含糊
得恰好處

答道。我是土地。趙婆道。吉姓香火。要請家先亡人。煩你去召來。甕中寂然。半晌。忽聽得嚶々的哭。將來趙婆又問是誰。甕中答道。我是吉般的前妻高氏。我兒吉孝死得好苦。趙婆道。怎麼死的。甕中答道。韋氏聽了。刁嫗設計。陷他。被他父親用汗巾扣死的。趙婆道。如今刁嫗在那裡。甕中答道。已被我兒捉殺了。如今正好在陰司受苦哩。趙婆道。今本家小官人愛哥不見。你可知他在何處。甕中答道。他的娘陷害了前兒。故罰他與親兒不能相見。再過幾時。少不得知道。今且不要問。趙婆再要問時。只聽得甕中道。我忙些箇。

不取信直
官處却妙

原評寫得
融肖
原評好擒
放

去也。去也。韋氏聽罷。嚇得通紅了臉。做聲不得。吉尹道。這是假的。問他愛哥的消息。便葫蘆提過去。以前的話。不過曉得刁嫗臨終。亂言。故附會其說。若大兒下毒是虛。難道夜半詛咒也是虛的。我只不信。韋氏道。關亡不肯說愛哥下落。再問調神的。或者說出也未可知。便教調神的。調起神來。那紐婆便把香燭供起。焚了一道符。自己撥條橈子坐着。坐了一回。忽然連打幾箇呵欠。把一雙眼反掉了。大聲道。我乃揚威侯劉猛將是也。你家屈殺了大孩兒。却只來問我小孩兒做甚麼。吉尹聽了。忍耐不住。開口問道。大孩兒

原評說不
明白妙
以巫言為
假的欲破
其假却漸
進近真此
邊用意且
字有味且
密評妙絕
原評可以
巫言的疏
為筆跡實
文筆至
是與筆實
此假言亦
為真言亦

如何是屈殺了。紐婆道這毒藥須不是他下的。是有
人誣陷他的。你如何不仔細詳察。錯怪了他。吉尹道
他夜半起來。對天詛咒父母。背地在家廟前。焚化詛
咒的疏文。這須不是別人誣陷他。紐婆笑道。怎麼不
是誣陷他。你的疏文不是誣咒。是求禱父母回心轉
意的意思。吉尹搖頭不信。紐婆道。你不信麼。他的疏
焚在家廟前。我神已收得在此。一頭說。一頭便向袖
中取出一幅黃紙兒。擲于地上。道。你自去看。我神去
也說罷。又連打幾箇呵欠。把頭倒在桌上睡去了。吉
尹就地拾起那黃紙。展開看時。認得是吉孝的筆

一篇疏文
句句至誠
他人讀之
尚且垂淚
矧爹媽手

原評此尤
勵聽

跡上寫道

信童吉孝虔誠拜禱于家廟眾聖座前。伏以顧瞻
萱室。後母無異于前。仲戀椿庭。鞠子本同其閱。特
以讒人交構。致令骨肉乖張。痛思我罪伊何。必也
子職未盡。不見容于怙恃。何以為人。既負恥于瓶
壘。不如其死。但念高堂無人侍奉。非輕捐一命之
時。還期上蒼開我愚蒙。使能轉二人之意。苟或予
生不幸。終難望慈父回心。唯願弱弟成人。早得代
劣兄補過。此時雖瞑目而靡憾。然後可捐軀以報
親矣。臨疏不勝哀惻之至。

接_レ着_レ親_レ筆_一見_レ了_レ至_レ誠_一雖_レ不_レ感_レ動_一一_レ篇_レ疏_レ文_一攪_レ破_レ萬_レ疑_一去_レ快_レ甚_一即_レ是_レ假_レ亦_一爲_レ真_レ處_一原_レ評_レ其_レ寔_一動_レ聽_レ然_レ說_レ出_レ隱

看官聽說從來讀書人不信鬼神未有不信文字鬼話假得文字須假不得况這一道疏文明々は吉孝親筆吉尹看了如何不感動當下不覺失聲大哭道我那孝順的孩兒是我屈死了你也看這篇疏文豈有藥死母親之理調神的說話不是假連那關亡的說話也一定是真的了章氏問道這疏文上說些甚麼吉尹一頭哭一頭把疏文念將出來章氏聽到保佑弱弟成人之語也不覺滿眼垂淚大哭起來道原來大孩兒一片好心是我誤聽刁嫗送了他性命他在九泉之下怎不怨我也那喜家的老嫗便接口道

老嫗從傍_一問_レ疏_レ文_一處_レ却_レ是_レ妙_一巫女的_レ光_一景_レ如_レ觀_一

這疏文既是大官人焚化過的如何却在紐婆袖裡我說他調的神最是靈異章氏去看他紐婆時紐婆恰好醒將轉來佯爲不知把手擦看雙眼道神道曾來過麼章氏道你袖裡這疏文那裡來的紐婆佯摸袖中道沒甚疏文章氏道你方纔取出來的疏文紐婆道我一些不曉得方纔昏昏沉沉只如睡夢一般原來神道已來過了又取出什麼疏文來好奇怪章氏聽說一發信道是真自把錢謝了兩箇女巫打發去了且說吉尹把這疏文看了哭々了又看追想前日屈殺他的時節十分懊悔又想刁嫗死了倒有棺

原評要哭
原評傍觀
者亦端為
下淚

木盛殮。我兒受冤而死。棺木也不曾與他展轉思維。愈想愈痛。哭了幾日。淚盡血枯。竟把兩目都哭瞎了。正是

既悲幼子離

又痛長兒死

洒淚似西河

喪明如卜子

至誠至孝
應疏文來

話分兩頭。却說吉尹在喜家讀書。時常思想父親。廢書而泣。及聞父母見了他疏文。回心轉意。便想歸家。後又聞父親為他哭瞎了雙目。十分哀痛。哭告姑娘。道。為一紙疏文。使父親兩目失明。倒是孩兒累了父親。孩兒一發是罪人。今日心跡既明。父母俱已悔悟。

試法最妙

合當拜別。姑娘歸見父母。說罷。便要辭去。喜夫人道。你且慢着。你父親雖已回心轉意。未知你繼母的悔過。可是真的。我還有箇計較。試他一試。看是如何。若他果然悔悟。那時我親自送你回去便了。過了一日。喜夫人差箇女使去邀請韋氏。只說我家夫人因欲占問家事。請得一箇極靈驗的女巫在那裡。那女巫不肯到人家去。我夫人再三敦請。方請得來。大娘若要問小官人下落。可速到我家來親自問他。韋氏正想前日關亡調神。都不會說得愛哥下落。今聞喜家女使之言。便喚乘轎子坐了。來到喜家。喜夫人接着。

第五色

現然說出
不復隱秘
亦是人情
原無不是
處

悔實不及

相見過了。邀進內室坐定。動問哥々爲何近日兩目失明。章氏嗚々の哭起來道。只爲屈死了大孩兒。心中哀痛。故此哭損了雙目。喜夫人道。當初屈殺大孩兒的時節。嫂々何不苦勸。章氏哭道。當時我也誤聽刁嫗。錯怪了他。只道他夜半詛咒。及至前日聽他疏文上的說話。並不會怨着父母。倒暗々保佑小兄弟。方知他是一片好心。可憐受冤而死。今日悔之無及。喜夫人道。大孩兒死的那日。我若知道還可救得。如何不來報我一聲。章氏哭道。便是那日失了計較。不會來報得姑娘。你哥嫂合當做無後之人。絕祀之鬼。

悔悟至此
其情亦可
憐

原評妙極

原評良語
痛語

喜夫人道。小侄兒若在。還不至于無後。絕祀如何。又走失了。章氏哭道。小孩兒只爲尋不見哥々。在家中啼哭。故教刁嫗抱他出去。若大孩兒不死。小孩兒也不見。走失了。都是刁嫗這老淫婦送了我兩箇孩兒。喜夫人道。死者不可復生。去者還可再返。若訪着小侄兒的去處。還可尋得回來。章氏哭道。如今便尋得回來。也不濟事了。喜夫人道。這却爲何。章氏哭道。你哥々爲思想大孩兒。哭瞎了雙目。我爲你哥々失了雙目。一發思想大孩兒。便尋得小孩兒回來。三歲的娃々。替得父親甚麼力。瞽目之人。寸步難行。須有長

評五色石

續集裝

二十一

第五卷
在

原評痛甚
原評憂寫
人情
痛苦之狀
寫盡無利

子在家方是替力的。如今教我靠着那箇說到苦處。不覺槌胸頓足大哭起來。喜夫人勸道。若尋得小侄兒回家。我哥々心上寬了一半。兩目或不至全盲。韋氏哭道。小孩兒不知死活存亡。前日兩箇女巫都不肯說。喜夫人道。我今尋得箇極靈驗的女巫在此。他能使鬼魂現形。若小侄兒不幸而死。他便召得魂來。若不曾死。他便召別箇鬼魂來明說他在何處。韋氏道。如此最妙。如今這女巫在那裡。喜夫人便教女使去後房請來。只見後房走出一箇老婆子。韋氏與他相見畢。說與訪問愛哥的緣故。那婆子教把一頂帳

原評有幻趣

原評妙極
原評絕妙
絕戲
己屈死
孝而欲歸
索命
罪於刁姬
何不似其
當初大膽

子張掛密室中。喜夫人却暗令吉孝伏于帳內。那婆子書符念咒。做作了半晌。說道。帳中已召得鬼魂來了。可揭起帳來看。韋氏忙教了髮把帳兒揭起。只見吉孝從帳裡走將出來。徑到韋氏身邊跪下。叫道。母親孩兒在此。韋氏嚇得跌倒在地。哭叫道。你休來索命。吉孝上前扯住道。母親休驚。韋氏爬起在地下亂拜道。當初謀害你都是刁姬替我算計的。不干我事。你饒我罷。吉孝連忙扶定道。母親休要如此。孩兒不是索命的。韋氏道。你既不來索命。可說與我小兄弟在那裡。吉孝道。孩兒不是鬼。那裡曉得兄弟的下落。

評
五
絕

續
笑
談

二
十
三

原評語足
勸孝
天下無不
是的父母
之一句足
以令章氏
回心轉意
原評章氏
也受些累
了

韋氏道你明々は鬼。怎說不是鬼。喜夫人走過來，扶起韋氏，坐定，說道：他其寔不是鬼。你不須驚恐。便把向日救活吉孝情由，細々說了。韋氏重復下拜道：多謝姑娘如此周全。我夫婦何以爲報。喜夫人慌忙扶起。當下韋氏與吉孝喜夫人一處坐地。韋氏對吉孝道：我當初誤聽刁嫗，錯害了你。休記懷。吉孝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只恨孩兒不孝，不能承順膝前。豈有記怨之理。韋氏道：你父親兩日爲損了雙目，終日焦躁，哭一回，恨一回，痛罵刁嫗一回，又埋怨我。一回朝夕不得安靜。我也難過日子。要請箇眼科醫生看治。

你道這心上的病，可是醫藥救療得的。你今快回去拜見爹々，使他心中歡喜，勝似服藥。吉孝聽說，便起身，欲回。喜夫人道：我當親送你去。遂與韋氏各乘轎子，帶了吉孝，竟到吉家。先使人報知吉尹道。喜家夫人送大官人回來了。吉尹道：大官人已死，還有甚麼大官人說言未絕。只聽得吉孝聲音叫道：父親孩兒拜見。吉尹道：莫非你們道我哭瞎了眼。尋箇聲音，廝像的來哄我麼。隨後聽得韋氏同着喜夫人進來。韋氏道：我教你歡喜。大孩兒不會死。喜夫人叫道：哥々，恭喜。侄兒在這裡了。吉尹道：不信有這事。吉孝鑽入。

原評可憐
慕寫失明
人之狀來
如見
原評好慕
寫夫人說
喜夫人說
去說來丁
脫靴爬痒
這邊喜夫
人之賢對
韋氏之不
賢來妙

吉尹懷裡抱住哭道。父親何故失了雙目。吉尹把吉
孝渾身上下摸了一遍。哭道。莫非我在夢裡會你麼。
韋氏把姑娘暗救的事細說與聽了。吉尹大喜。離坐
望空下拜道。妹子多虧了你。喜夫人忙扶起道。哥
々今後寬心養目。兩箇侄兒且喜一箇先回來了。死
別的尚可復生。々々離的少不得有再見的日子。又對
韋氏說道。父子娘兒難得如此再聚。嫂々今後須要
始終恩育。再休傷了天倫。韋氏含着眼淚。指天設誓
道。這等孝順的孩兒。我今若不把他做親生的一般
看待。天誅地滅。當下夫婦二人把喜夫人千恩萬謝。

喜夫人別了哥嫂。自回家去了。吉尹父子兩箇重復
相抱而哭。准々の哭了半日。正是

喜極而悲

痛定思痛

相見之時

哀情愈重

吉尹自吉孝歸家之後。心中寬慰。便覺兩目漸有微
光。吉孝又日日拜禱天地。保佑父親開瞽復明。過了
月餘。兩目竟豁然光明。仍復如舊。舉家相慶。看官聽
說。人當否極之日。沒與一齊來。及至泰來之時。喜事
也一齊到。吉尹正喜兩目復明。恰好妹丈喜全恩在
京有書寄來。要接取家眷并舅子一家兒赴京同住。

原評又拜
禱天地了

吉尹向對
喜家說另
尋好親事
便了當時
斷了聯姻
豈有今日
之喜此喜
比他喜其
大幾倍

原來喜全恩因天順皇帝念他護駕舊勞從邊關召
回京師適值京中有叛將曹欽作亂全恩殺賊有功
朝廷勅封為靖寇伯十分榮貴京報人到喜家報喜
隨後就有喜府差人寄書與舅子吉尹書中說兩家
兒女都已長成可就在家中婢了姻兩家宅眷都到
京中來一同居住吉尹見了書便親到妹子家中賀
喜々夫人見哥哥兩自己明十分欣慰即擇下吉日
入贅侄兒吉孝與女兒雲娃成親滿月之後兩家都
收拾起身兩號大官船一路起送夫馬不則一日到
了京師喜全恩見了女婿甚是歡喜就教他姓了文

母以子貴
父亦以子
貴故常言
道無子為
一大不幸
真然矣

人的姓叫做喜吉孝在京師入了武學本年就中了
武舉來年會試中了武進士喜夫人到京後生下一
箇兒子尚在襁褓喜全恩權教女婿料理府中一應
公務內外諸人都稱吉孝為喜大爺那吉尹本是監
生出身喜全恩替他謀選京職做了光祿寺典簿不
多時陞了鴻臚寺丞此時舊僕高懋跟一箇客商
在京開店聞得主人做了官前來參見吉尹念他是
舊人仍收用了正是

父見生兒主見僕 一家歡樂稱多福
獨憐幼子杳無踪 只此一事心未定

行人二字
伏後文

光陰迅速。不覺過了十年有餘。吉孝官至督府僉事。吉尹仗着妹丈與兒子脚力。累陞至行人司行人。是年寧夏藩封慶王薨逝。王子合當嗣立。朝廷議遣行人一員。齎勅到彼賜封。吉尹便謀了這箇差使。領了勅書。離了京師。迤邐來至寧夏地方。那邊王子聞天使至。出郭迎接。吉尹齎勅至王府中開讀。王子受勅。謝恩畢。設宴款待。天使飲酒中間。王子從容對吉尹道。孤家今日承襲此位。失而復得。大非容易。吉尹道。老殿下薨逝。自當殿下嗣立。何謂失而復得。王子道。原來天使不知孤乃先王之侄。非先王之子也。先王

他說失而

復得我不
問其緣故
難止遂說
及螟蛉之
子此邊文
字最有妙
趣
潛然淚下
以倒喚起
王子之疑
問

無子。于天順元年。進京朝賀之時。路經衛輝府地方。拾得一箇螟蛉之子。養于府中。只說是親生的。無人知覺。直至臨薨。遺命方纔說明。以為天潢宗派。王位至重。不當以他姓冒立。故特命孤承襲此位。豈非幾失而復得。吉尹聽了。沉吟道。原來如此。因問老殿下天順元年。路經衛輝府。拾得螟蛉。是在那一日。王子道。聞說是十月初一日。拾的。吉尹聽說。不覺潛然淚下。王子道。天使何故垂淚。吉尹道。使臣于是年十月朔日。失了箇親生之子。今聞老殿下却于是日收了螟蛉之子。一得一失。苦樂不同。心中有感。所以下淚。

原評不再
問妙

王子道。天使所失令郎。是年幾歲了。吉尹道。是年已三歲。今日若在已十六歲了。王子點頭嗟嘆。更不再問。吉尹酒過數巡。恐失了禮儀。起身拜辭。王子遣王官送出府門。吉尹回到寓中。想起幼兒愛哥杳無踪跡。倘或有人收眷。也像得這王府螟蛉之子。方纔造化。若遇了箇不良之人。正不知流落在何處受苦。又一箇念頭道。就是這王府螟蛉之子。他的父母諒也在家中懸念。也像我思想愛哥一般。縱使我愛哥此時幸得安樂。不致失所。亦何由再得與我相見。忽又想道。慶王拾得螟蛉。恰好在衛輝府。恰好是十月朔。

日莫非他拾的就是我愛哥麼。却又自嘆道。我差了。天下小孩子千々萬々。難道恰好是我的孩兒。左思右想。一夜睡不着。正是

失去多時難再會
今朝提起肝腸碎
十箇指頭箇々痛
可憐一夜不曾睡

吉尹次日起身梳洗畢。爲心中鬱悶。換了方巾便服。喚箇家僮跟了信步走出寓中。在街上間行散悶。走不過三五十步。只見一箇人拿着幾件小兒穿戴的。東西。插箇單標兒在那裡。叫賣。見了吉尹。便立住脚。問道。客官可要買他。吉尹取過來看時。却是一件水

續笑談

賣舊物去
買主顧來
妙計

紅洒線袍。一件大紅小綿袄。一條小袖綿褲。一雙虎頭靴。一箇珠子金壽字。剛鈴子的烏段帽兜。一付小銀燭。一箇銀項箱。認得是幼兒愛哥昔日穿戴的物件。不覺兩眼垂淚。忙問那人道。這都是我家之物。你從何處得來的。那人道。是我家主人教我拿出來賣的。如何說是你家之物。吉尹道。你主人是誰。住在何處。那人道。客官要買。只與我講價錢便了。問我主人做甚。吉尹道。這幾件東西。你要多少價錢。那人道。我主人說。這幾件東西。是無價的。若遇了真主。願一百兩也是他。一千兩也是他。吉尹見他說話蹺蹊。便道。

你寔對我說。你主人姓甚名誰。爲甚把這幾件東西。出來賣。那人道。這幾件東西。是我家小主人幼時穿戴的。今要尋他心上一箇要緊人。故教我將出來。主顧。吉尹道。煩你引我去見你小主人。我重々謝你。那人道。客官你若真箇要見我小主人。可便隨我來。吉尹隨着那人走過了幾條巷。竟走到王府門前。那人道。客官等一等。我主人在王府裡做些勾當。待我去請他出來見你。說罷竟進去了。吉尹等了半晌。不見那人出來。正在彷徨。只見府中走出兩箇王官。迎着吉尹道。殿下有命請天使入見。吉尹因便服在身。

原評又是
一箇孝子

忙喚家僮到寓所取冠帶來換了。隨着王官直進到一箇偏殿前。早見那王子坐着相待。吉尹上前施禮。畢。王子命椅賜坐。開言道。孤家義弟一向爲先王收養。已不知另有本生父母。自從先王臨終說明之後。他便日夜涕泣。思想回鄉拜見親生爹媽。幾番要差人到衛輝府尋訪踪跡。因不知姓名。不便尋訪。昨聞天使失落令郎之日。正與先王拾取螟蛉之日相合。故今早特遣人將這幼時原穿的幾件衣飾來。試着天使。今天使既認得是令郎的。孤家義弟就是令郎無疑。說罷。便命左右快請二爺來拜見他的親父。不

死別尚
既復生
離的果
再見此
極大嘗

一時只見許多侍從擁出一箇少年。頭戴金冠。身穿錦衣。望着吉尹便拜。吉尹慌忙答禮。那少年扶住道。孩兒拜見父親。何須答禮。吉尹仔細看那少年時。與愛哥幼時面龐依稀彷彿。兩箇又喜又悲。相對而泣。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覺工夫

原來愛哥自天順元年十月初一那日。與刁嫗在畫店門首頑耍。因要吃糖菓。教刁嫗去買。自己坐着等他。等了半晌。不見刁嫗來。便要走去尋看小孩子家。不知路徑。竟從人叢裡一直去到皇華亭。那時慶王

的大船正泊在亭前。愛哥見船邊熱鬧，便走將去。東張西看，恰好慶王間坐在艙口，望見岸上這小孩子，生得眉清目秀，且又打扮整齊，便吩咐小內侍與我抱他到船裡來。內侍領命，把愛哥驀地抱到船裡。那愛哥見了慶王，並不啼哭，只管對着他嘻嘻的笑。慶王心中歡喜，因想道：「好箇聰俊的孩子，不知誰家走失在這裡的。我今倘未有子，何不就養他做箇螟蛉之子。日後我若自有子，便把這孩子來做支庶看待。若沒子時，就教他襲了封爵國祀，也不至斷絕。算計已定，便將愛哥留在舟中，密諭侍從人等不許把此

慶王臨終立任爲嗣，却妙愛哥若襲王位，不得復歸吉家。愛哥不得爲嗣，而又毫無恨，亦是一個人。

事傳說出去，自此愛哥養于王府。々中諸人都認他是慶王世子。直至一十六歲，慶王抱病臨終，忽傳遺命立侄爲嗣，承襲王位。說明愛哥螟蛉之子，只不知他是那家的。不想今日無意之中，却得父子重逢。當下王子排設慶喜筵席，教他父子兩箇共坐飲酒。王子對吉尹道：「先王昔日把義弟最是鍾愛，賜名朱承義。已聘下京師魏國公之女爲配。今雖不得爲王，既爲先王養子，又爲國公郡馬，應授鎮國將軍之職。孤當修書與國公說明緣故，就在京師擇吉成親，便了。吉尹再拜稱謝。是晚席散之後，王子就留吉尹宿于

府中。次日又設席餞行。將出許多禮物。奉酌天使。又別具金銀幣帛。送與愛哥。作成親之費。又將先王昔日賜與愛哥許多金珠寶玩。都教取去。吉尹父子稱謝不盡。臨別之時。王子又親自排駕。送出城外。愛哥謝別了。王子因感激先王收養之恩。又到他墓所。洒淚拜別了。然後起行。父子兩箇回到京中。愛哥拜見母親。與哥々。韋氏如獲珍寶。喜出望外。吉孝也十分欣幸。喜全恩夫婦也來慶賀。當下喜全恩對吉孝道。我子年尚幼小。不堪任事。你今既有令弟歸家。雙親不憂無人侍奉。你又現在姓喜。何不竟承襲了我的

吉孝要下去
喜家讓於
表弟上至孝
至佛其竟
變禍為福
豈偶然哉
寔不背其
吉孝二字
至此一家
團樂缺陷
補得無遺
憾

伯爵吉孝泣謝道。藩封王位。不可以他姓冒立。岳父世勳。又豈可以異姓暗奸。况表弟漸已長成。這伯爵自當使他承襲。小婿只合回家。與兄弟共侍雙親。喜夫人道。我姪兒是箇孝子。不肯背本。不要強他。喜全恩依言。便具疏將吉孝向日孝行。及愛哥近日歸宗之事。奏聞朝廷。奉旨。吉孝准即出姓。加陞前軍都督。特賜孝子牌額。以旌其孝。朱承義着復姓名。吉友。給與應得爵祿。此時吉家一對兒子。人々歎羨。正是
填笮迭奏。伯仲雙諧。一箇從泉下重歸。一箇自天邊再返。一箇明珠還浦。不作碎玉埋塵。一箇落葉

歸根無復浮萍逐浪。一箇遺下疏文一篇。寫孝子
行々血淚。一箇留得小衣幾件。引慈父寸々柔腸。
一箇心戀椿萱。寧辭伯爵。一箇喜歸桑梓。不羨王
封。一箇呼姑夫岳丈。便當呼老子舅翁。還魂後親
上加親。一箇爲王府義兒。又得爲國公郡馬。回鄉
時貴中添貴。這場會合真難得。此日團圓信異聞。
且說魏國公初時與慶府聯姻。今接王子手書。曉得
吉友不是慶王親兒。然雖如此。却是行人司吉尹之
子。前軍都督吉孝之弟。又是靖寇伯喜全恩的內侄。
也不算辱沒了郡主。便歡天喜地。聽吉家擇了吉日。

送郡主過來成親。花燭之後。韋氏看那郡主時。生得
十分美麗。正與長媳喜雲娃不相上下。喜夫人過來
見了。也與韋氏稱慶。後來吉孝吉友都有軍功。加官
進爵。韋氏與前母高氏。生封死贈。十分榮耀。正是
悲時加一信悲。喜時添一倍喜。
昔年死別生離。今日雙圓並美。
看官聽說這是父子重逢。娘兒再聚。兄弟兩全。填篋
已缺而復諧。箕裘已斷而復續。是家庭最難得的事。
比那漢武帝歸來望思之臺。晉重耳稽顙對秦之語。
話不啻天淵云。

評

人情慈長孝短。父母未有不慈者。縱使一時信
 讒。後來自然悔悟。若子之于親。則不然。有以親
 之棄我而對其親者矣。有以受恩之處為親而
 忌其親者矣。今觀吉家兄弟。至死不變。雖遠必
 歸。方信此回書。不專勸慈。正是勸孝。

點評 五色石卷之五終

點評 五色石卷之六

選琴瑟

三會審辨出李和桃 兩納聘方成秦與晉

文士既多。價鼎佳人。亦有虛名。求鳳未解。綺琴聲
 那得相如。輕信。選婿固非容易。擇妻更費推評。聞
 中果係女長卿。一笑何妨。面訂。右調西江月

男娶女嫁。百年大事。始不愼者。終必不悔。昔人不苟。娶不荷嫁。故借老同。

從來夫婦配合。百年大事。雖有美妾。不如姜妻。雖有
 多才之妾。不如多才之妻。但娶妾的容你。自選容你
 面試娶妻的。却不容你。自選不容你。面試止憑着媒
 婆之口。往々說得麗似王嬌艷。如西子。及至娶來。容

選琴瑟

穴今人荷
要荷嫁故
多破鏡本
篇可以鑿

原評深可
嘆恨
玉石混淆
大嘆大恨
矧瓦礫冒
玉光玉却
沒光乎
先喚起一
個佳人來
這一篇眼

貌竟是平常說得敏如道韞慧似班姬及至娶來胸
中竟は無有只為天下有這一等名過其寔虛擅佳
人聲譽的便使真正佳人反令人疑他未必是佳人
譬如真正才子被冒名的混亂了反令人疑他未必
是才子這豈不是極天冤枉如今待在下說箇不打
誑語的媒人不怕面試的妻子自己不能擇婿有人
代他擇婿的婦翁始初被人冒名終能自顯其名的
女婿與眾官聽話說南宋高宗時浙江臨安府富陽
縣有箇員外姓隨名育寶號珠川是本縣一箇財主
生一女兒小字瑤姿儀容美麗姿性聰明拈針刺綉

目

又喚起一
個凡庸女
兒來對應
佳人其所
以作甚麼
話

原評關目

作賦吟詩無所不妙他的女工是母親郝氏教的他
的文墨却是母舅郝樂教的那郝樂號少伯做秀才
時曾在姐夫家處館教女婿讀書後來中了進士官
授翰林承旨因見國步艱難仕途危險便去官歸家
絕意仕進他也生一女名喚嬌技年紀與瑤姿差不
多只是才貌一些不及兩箇小姐到十一二歲時俱
不幸母親死了再過了兩三年已是十五歲却都未
有姻事郝公對珠川道小女不過中人之姿容易擇
配若我那甥女姿才蓋世須得天下有名才子方配
得他我聞福建閩縣有箇少年舉人叫做何嗣薪是

處又忽寫山
一個才子
對應前項
佳人

一隻金鳳
飛去不知
喚何等玉
鳳來

當今第一箇名士。因自負其才。要尋箇與他一樣有
才的佳人為配。至今尚未婚娶。惜我不曾識荆。未知
可能名稱其寔。我想臨安府城。乃帝都之地。人物聚
會。况來年是會試之年。各省舉子。多有先期赴京者。
我欲親到臨安訪求才俊。替甥女尋箇佳偶。姊丈意
下如何。珠川道若得如此極感大德。我是箇不在行
文墨的人。擇婿一事。須得老舅主張。方妙說罷。便去
女兒頭上取下一隻金鳳釵來。遞與郝公道。老舅若
有看得入眼的。便替我受了聘。這件東西。便作回聘
之敬。郝公收了鳳釵。說道。既承見托。若有快婿。我竟

原評和尙
極勢利
一個詩扇
煽起話柄

聘定。然後奉覆了。但甥女平日的製作。也須多付幾
篇與我帶去。珠川便教女兒將一卷詩稿。送與母舅
收了。當下郝公別過珠川。即日起身望臨安來。正是
良臣擇主而事 良禽擇木而棲
須知為女求婚 亦如為子求妻
郝公來到臨安。作寓于靈隱寺中。寺裡有箇僧官。法
名雲間。見郝公是箇鄉紳。便慇懃接待。朝夕趨陪。一
日郝公與僧官閒話。偶見他手中所携詩扇甚佳。取
過來看時。上面寫着七言律詩一首。是賀他做僧官
的詩。其詩曰

華蓋重々貴有加 宰官即現比丘家

青蓮香裡開朝署 紫竹叢中坐晚衙

泛海曇摩何足羨 愛山支遁未堪誇

空門亦有河陽令 閑看庭前雨好花

後面寫着右賀雲閑上人爲僧官錢塘宗坦題都公

看了大讚道此詩詞意清新妙在句々は是官又句々

是僧眞乃才人之筆我兩日到西湖閑步那一處酒

樓茶館沒有遊客題詞就是這裡靈隱寺中各處壁

上也多有時人題咏却未曾有一篇當意的不想今

日在扇頭見此一首絕妙好詩不但詩好只這一筆

一個少年
又上話來
亦是一眼

草書也寫得龍蛇飛舞我問這宗坦是何等樣人僧

官道是錢塘一箇少年秀才表字宗山明都公道可

請他來一會僧官道他常到寺中來的等他來時當

引來相見次日都公早膳畢正要同僧官出寺閑行

只見一箇少年飄巾潤服蹀躞將進來僧官指道這便

是宗相公都公忙邀入寓所叙禮而坐說起昨日在

雲師扇頭得讀佳咏想慕之極宗坦動問都公姓名

僧官從旁代答了宗坦連忙鞠躬道晚生不知老先

生在此未及具刺晉謁都公問他青春幾何宗坦道

二十歲了都公問曾輝姻否宗坦答說尙未都公又

問起輝姻

來忽動少年之心亦妙

不敢侮他却又贊稱處最妙

問幾時遊庠的宗坦頓了一頓方答道上年遊庠的說罷便覺面色微紅郝公又提起詩中妙處與他評論唐律上下古今宗坦無甚回言惟有唯唯而已郝公問他平日喜讀何書本朝詩文當推何人為首宗坦連稱不敢如有羞澁之狀遷延半晌作別而去郝公對僧官道少年有才的往々浮露今宗生深藏若虛恂々如不能語却也難得我有頭親事要替他做媒來日面試他一首詩若再與扇上詩一般我意便決僧官聽了便暗々使人報知宗坦宗坦便托僧官預先套問面試的題目看官聽說原來扇上這首詩

原評天下如宗坦者不少這般假才子自古不絕跡今最為多

是宗坦倩人代作的不是他真筆那宗坦貌若恂々中懷欺詐平日專會那移假借哄騙別人往々抄那人文字認做自己的去哄這人又抄這人文字認做自己的去哄那人所以外邊雖有通名肚裡實無一字你道僧官何故與他相好只為他幼時以龍陽獻媚僧官也與他有染的故本非秀才偏假說他是秀才替他粧幌欺誑遠方遊客有篇文字單道那龍陽的可咲處

解慍尙南風幹事用幹道本非紅袖却來斷袖之歡豈是天桃偏市餘桃之愛相君之面女非女相

捧腹絕倒
不堪再讀

都公漫說
題目雖似
輕學不說

君之背。男不男。將入門時。忒々令挨着粉孩兒。既
了事後。滴々金汚了紅衲襖。香羅帕連腹束雞巴。
一樣香腮偎臉。黃龍府衝鋒陷馬首。那怕黃袍加
身。一任烏將軍陣勢粗雄。不顧滕國君內行污穢。
畢竟是倫秀才。當不得紅娘子。縱使花發後庭堪
接客。只愁鬚出陽關無故人。

且說都公那日別過宗坦。在寓無聊。至晚來與僧官
下象棋消遣。僧官因問道。古人有下象棋的詩麼。都
公咲道。象棋尙未見有詩。我明日面試宗生。便以此
爲題。教他做首來看。僧官聞言。連忙使人報與宗坦。

則無後話
妙却在

知道次日宗坦具帖來拜都公。都公設酌留飲。酒
中間說道。昨偶與雲師對奕。欲作象棋詩一首。敢煩
大筆。即席一揮何如。宗坦欣然領諾。都公教取文房
四寶來。宗坦更不謙讓。援筆寫道。

竹院間房晝未闌。坐觀兩將各登壇。

關河咫尺雌雄判。壁壘須臾進退難。

車馬幾能常拒守。軍兵轉盼已摧殘。

古來征戰千年事。可作楸枰一局看。

宗坦寫畢。都公接來看時。只見詩中壁字誤寫壁字。
摧字誤寫推字。枰字誤寫秤字。便道尊製甚妙。不但

原評出醜
世間多宗

坦其徒不
會誤寫出
醜又差
字音恬然
不愧者有
焉乃辟易
為避易避
累為辟累
之類可笑

咏棋更得禪門虛空之旨。正切與雲師對奕意。但詩
中寫錯幾字。却是為何。宗坦踟躇道。晚生醉筆潦草。
故致有誤。郝公道。老夫今早也胡亂賦得一首。滿江
紅詞在此。請教說罷。取出詞箋。遞與宗坦觀看。詞曰。
營列東西。河分南北。兩家勢力相當。各施籌策。誰
短又誰長。一棣排成隊伍。儘着你嚴守邊境。不旋
踵。車馳馬驟。飛砲下長江。踰溝。兵更勇。橫衝直搗。
步々爭強。看雌雄頓決。轉眼興亡。彼此相持。既畢。
幾杯。在松影臨窓。思古今千場戰鬪。彷彿局中忙。
當下宗坦接詞在手。點頭吟咏。却把長短句。再讀不

袖了而歸
這是巧于
抄術處

連牽。又念差了其中幾箇字。乃佯推酒醉。對郝公道。
晚生醉了。尊作容袖歸。細讀言罷。便把詞箋袖着。辭
別去了。郝公對僧官道。前見尊扇上宗生所寫草書。
甚妙。今日楷書却甚不濟。與扇上筆跡不同。又多寫
了別字。及把拙作與他看。又念出幾箇別字來。恐這
詩不是他做的。僧官道。或者是酒醉之故。郝公搖頭。
道。縱使酒醉。何至便別字連片。當時有篇文章。請那
寫別字念別字的可笑處。

先生口授。訛以傳訛。聲音相類。別字遂多也。應則
有野鷹之差錯。奇峰則有奇風之揣摩。若乃膽寫

此篇寫得
具狀實態

道般詭音
今尚往々
聽之

之間。又見筆畫之失。烏烏莫辨。根銀不白。非訛於
 聲。乃謬於跡。尤可怪者。字跡本同。疑一作兩。分之
 不通。譬為般革暴為日恭斯。皆手錄之混淆。更聞
 口誦之奇絕。不知母之當作無。不知說之或作悅。
 樂樂罔分。惡惡無別。非但國之讀葵。豈徒臘之讀
 獵。至于句不能斷。愈使聽者難堪。既聞特其柄之
 絕倒。又聞古其風之笑談。或添五以成六。或減四
 以為三。顛倒若斯。尚不自覺。招彼村童。妄居塾學。
 止可欺負販之小兒。奈何向班門而冒托。
 看官你道宗坦這兩首詩。都是那箇做的。原來就是

真個才子
誤寓于宗
家却是所
以有話

那福建閩縣少年舉人何嗣薪做的。那何嗣薪。表字
 克傳。幼有神童之名。十六歲便舉孝廉。隨丁了艱。到
 十九歲春間。服滿。薄游臨安。要尋箇幽僻寓所。讀書
 養靜。以待來年大比。不肯在寺院中安歇。怕有賓朋
 酌醉。却被宗坦接着。留在家中作寓。論起宗坦年紀
 倒長。何嗣薪一歲。只因見他是箇有名舉人。遂拜他
 為師。嗣薪因此館于宗家。謝絕賓客。吩咐宗坦。不要
 說我在這裡。宗坦正中下懷。喜得央他代筆。更沒一
 人知覺。前日扇上詩就央他做。就央他寫。所以一字
 不錯。書法甚精。今這咏棋的詩。只央他做了。熟記在

嗣薪亦誤
認宗坦為
能文之徒
宗坦不出
其醜則遂
冒了才子
之名此徒
又或博龍
于權門可
惡哉

胸雖有底稿藏在袖中怎好當着郝公之面拿出來對得故至寫錯別字當日宗坦回家把郝公的詞細々抄錄出來只說自己做的去哄嗣薪道門生把先生咏棋的詩化作一詞在此嗣薪看了大加稱賞自此誤認他為能文之徒常把新咏與他看宗坦因便抄得新咏絕句三首一首是讀小弁詩有感兩首是讀長門賦漫興宗坦將這三詩錄在一幅花箋上寫了自己的名字印了自己的圖書過了一日到靈隱寺謁見郝公奉還原詞就把三詩呈覽郝公接來先看那讀小弁的一絕道

天親繫戀淚難收

師傅當年代寫愁

宜白若能知此意

恐將立己德申侯

郝公看畢點頭道這詩原不是自己做的是先生代做的宗坦聽了不曉得詩中之意是說小弁之詩不是宜白所作是宜白之傅代作只道郝公說他通紅了臉忙說道這是晚生自做的並沒甚先生代做郝公大笑且不言再看那讀長門賦的二絕其一曰
情真自可使文真
代賦何堪復代鑿
若必相如能寫怨
白頭吟更倩誰人

其二曰

雖然巧于
抄術悲哉
依然青盲
忽出其醜

原評傷甚

點點五色不

原評又暗
合得妙

原評妙極
但談所謂
不招不示
自招不語
者

長門有賦恨偏深 綠鬢何為易此心

漢帝若知司馬筆 應須責問白頭吟

郝公看罷，咲道：「倩人代筆的，不為稀罕。代人作文的，亦覺多事。宗坦聽了，又不曉得二詩之意。一說陳后不必央相如作文，一說相如不當為陳后代筆。又認做郝公說他，一發着急，連忙道：「晚生並不曾倩人代筆。其寔都是自做的。」郝公撫掌大笑道：「不是說兄何消這等着忙。兄若自認了去，是兄自吐其寔了。」宗坦情知出醜，滿面羞慚。從此一別，再也不敢到寺中來。正是：

三詩認錯

恰好合着

今番數言

露盡馬脚

若，不，有，宗
坦，露，醜，不
能，遇，見，嗣
薪，宗，坦，輩
亦，是，一，種
用，具

且說郝公既識破了宗坦，因想替他代筆的，不知是何人。此人才華出眾，我甥女若配得如此一箇夫婿，也不枉了。便問僧官道：「那宗坦與甚人相知，替他作詩的？」是那箇僧官道：「他的相知甚多，小僧寔不曉得。」郝公聽說，心中悶々，又想道：「此人料也不遠，我只在這裏尋訪便了。」于是連日在臨安城中東游西步，凡遇文人墨客，便冷眼物色。一日正在街上間行，猛然想道：「不知宗坦家裏可有西賓否？若有時，一定是他。」

選琴瑟

十

醜極矣

代筆無疑了。我明日去答拜宗坦。就探問這箇消息。一頭想。一頭走。不覺走到錢塘縣前。只見一簇人擁在縣牆邊。不知看些甚麼。都公也踱將去。打一看。原來枷着一箇人。在那裡定睛看時。那人不是別人。却就是宗坦。枷封上寫道。枷號懷挾童生。一名宗坦。示衆。限一月放。原來錢塘知縣爲科舉事。考試童生。宗坦用傳遞法。覆試案上取了第一。到覆試之日。傳遞不得。帶了懷挾。當被搜出。枷號示衆。都公見了。方知他假冒青衿。從前並沒一句實話。正自驚疑。忽有幾箇公差。從縣門裡奔將出來。忙叫開枷釋放犯人。老

偶然物色
忽見才子
真個奇絕

爺送何相公出來了。聞看的人都一鬨散去。都公閃在一邊看時。只見一箇美少年。儒巾圓領。舉人打扮。與知縣揖讓出門。打躬作別。上轎而去。都公便喚住一箇公差。細問他這是何人。公差道。這是福建來的舉人。叫做何嗣薪。那枷號的童生。便是他的門人。他現在這童生家處館。故來替他講分。都公聽罷。滿心歡喜。次日即具名帖。問到宗坦家中。拜望何嗣薪。却說嗣薪向寓宗家。並不接見賓客。亦不通刺官府。只爲師生情分不得已。見了知縣。因他名重四方。一曉得他寓所。便有人來尋問他。懶于耐酢。又見宗坦

嗣薪又來寓于郡公寓處出寺偶然如是有依約這人是才子佳人每難相遇而又能所以相遇

出醜。深悔誤收不肖之徒，使先生面上無光。不好再住他家。連夜收拾行李，徑往靈隱寺中尋一僻靜僧房安歇去了。郡公到宗家，宗坦害羞托病不出。及問嗣薪，已不知何往。郡公悵然而返。至次日，正想要再去尋訪，只見僧官來說道：「昨晚有箇福建李秀才也來本寺作寓。郡公想道：『若是福建人，與何嗣薪同鄉。』或者曉得他踪跡也未可知。我何不去拜他一拜，便教家僮寫了帖兒，同着僧官來。到那李秀才寓所，僧官先進去說了。少頃，李秀才出來相見，敘坐。各道寒暄畢，郡公看那李秀才時，却與錢塘縣前所見的何

嗣薪一般無二。因問道：『尊兄貴鄉是福建有箇孝廉何兄諱嗣薪的，是同鄉了。』李秀才道：『正是同鄉。敝友何克傳，郡公道：『今觀尊容，怎麼與何兄分毫無異。』李秀才道：『老先生幾時會何兄來。』郡公便把一向聞名思慕，昨在縣前遇見的緣故說知。又將屢次為宗坦所誑，今要尋訪真正作詩人的心事，一々說了。李秀才避席拱手道：『寔不相瞞。晚生便是何嗣薪。只因性好幽靜，心厭應酬，故權隱賤名，避跡于此。不想蒙老先生如此錯愛，便也把誤寓宗家。宗坦央他作詩的事，述了一遍。郡公大喜，極口稱贊前詩。嗣薪謝道：』

拙咏汚目。還求大方教政。郝公道。老夫亦有拙作。容當請教。嗣薪道。幸得同寓。正好朝夕。祇領清誨。但勿使外人得知。恐有酬酢。致妨靜業。郝公道。老夫亦喜靜。惡譽。與足下有同志。便囑付僧官。教他莫說。作寓的是何舉人。原只說是李秀才。正是。

童生非衿冒衿

孝廉是舉諱舉

兩人竊名避名

賢否不同爾許

當下郝公辭出。嗣薪隨具名刺。到郝公寓所。來答拜。叙坐間。郝公取出滿江紅詞。與嗣薪看了。嗣薪道。此詞大妙。勝拙詩數倍。但晚生前已見過。宗坦說是他

原評能自
作長門賦
便可不至
于絕妙釋
論

郝公殊更
說出長門

做的原來却是尊作。不知他從何處抄來。郝公笑道。此人善于撮空。到底自露其醜。因說起前日看三絕句時。不打自招之語。大家笑了一回。嗣薪道。他恰好抄着譏誚倩筆的詩。也是合當敗露。郝公道。尊咏誚長門。倩人極誚得是。金屋貯阿嬌。但以色升。不以才選。若使有自作長門賦之才。便是才色雙絕。斷不至子失寵。長門賦。可以不作矣。嗣薪道。能作白頭吟。何愁綠鬢婦。欲為司馬之配。必須卓氏之才。郝公道。只可惜文君。乃再嫁之女。必須處子如阿嬌。又復有才如卓氏。方稱全美。嗣薪道。天下安得有如此十全的

評五絕

選琴瑟

十三

賦遂令嗣
薪吐出女
郎二字妙

一看忽起
疑再看知
女郎做的
詩其才可
想

女郎郝公笑道。如此女郎儘有。或者未得與真正才子相遇耳。兩箇人間話了。半晌嗣薪起身欲別。郝公袖出一卷詩稿。送與嗣薪道。此是拙咏。可一寓目。嗣薪接着。回到寓中。就燈下展開細看。却大半是閨情詩。因想道。若論他是鄉紳。詩中當有臺閣氣。若論他在林下。又當有山林氣。今如何却似閨秀聲口。倒像箇女郎做的心。下好生疑惑。當夜看過半卷。次早起來。再看那半卷時。內有咏蕉扇一詩云。

一葉輕搖處

微涼出手中

種來偏喜雨

擷起更宜風

綉閣煩憑遣

香肌暑爲空

新詩隨意譜

何必御溝紅

嗣薪看了。拍手道。綉閣香肌。御溝紅葉。明夕是女郎無疑了。又見那首咏象棋的滿江紅詞。也在其內。其題目與侍兒綠鬟象戲偶題。嗣薪大笑道。原來連這詞也是女郎之筆。便袖着詩稿。徑到郝公寓中。見了郝公說道。昨承以詩稿賜讀。真乃琳琅滿紙。但晚生有一言唐突。這些詩詞。恐不是老先生做的。郝公笑道。宗坦便倩人代筆。難道老夫也倩人代筆。嗣薪道。據晚生看來。却像箇女郎聲口。郝公笑道。足下大有

戲謔亦妙

原評含吐
宛轉妙甚

眼力其寔是一女郎做的。嗣薪道：這女郎是誰？老先
 生從何處得來？郝公道：兄道他才思何如？嗣薪道：才
 思敏妙，長門賦，白頭吟，俱拜下風矣。不瞞老先生說，
 晚生欲得天下才女為配，竊恐今世不復有偶。誰想
 天下原有這等高才的女郎。郝公笑道：我說天下才
 女儘有，只惜天下才子未能遇之。此女亦欲得天下
 才子為配。足下若果見賞，老夫便為作伐。何如？嗣薪
 起身作揖道：若得玉成，感荷非淺。乞示此女姓名。今
 在何處？郝公道：此女不是別人，就是老夫的甥女。姓
 隨，小字瑤姿，年方二八，儀容窈窕。家姊丈隨珠川托

老夫尋覓快婿。今見足下高才，淑女正合配。君子嗣
 薪大喜，便問幾時回見。令姊丈郝公道：不消回見。他
 他既以此事相托，老夫便可主婚受聘。倘蒙足下不
 棄，便求一聘物為定。老夫自去回復家姊丈便了。嗣
 薪欣然允諾，隨即回寓，取出一箇美玉琢成的雙魚
 珮來，要致與郝公作聘。却又想道：他既是主婚之人，
 必須再尋一媒人方好。正思想間，恰好僧官過來，聞
 話，嗣薪便將此事與僧官說知。僧官笑道：小僧雖是
 方外之人，張生配鶯女法本也吃得喜酒。就是小僧
 作伐，何如？嗣薪道：如此最妙。便同僧官到郝公寓中。

一隻金鳳
忽欲喚一
個玉鳳來

把雙魚珮呈上。郝公亦即取出金鳳釵來回送。嗣薪對嗣薪道。這是老夫臨行時家姊丈交付老夫作回聘之敬的。嗣薪收了。歡喜無限。正是

舅翁主婚

甥婿納聘

金鳳玉魚

一言爲定

郝公既與嗣薪定親。本欲便回富陽。面覆姊丈。因貪看西湖景致。還要盤桓幾日。乃先修書一封。差人回報。隨員外。自己却仍寓靈隱寺中。每日出去游山玩水。早晚得暇。便來與嗣薪評論詩文。商確今古。不在話下。且說嗣薪納聘之後。初時歡喜。繼復展轉尋思。

嗣薪亦疑
小姐的詩
却是妙

道。那隨小姐的詩詞。倘或是舅翁代筆。也像長門賦。不是阿嬌做的。却如之奈何。况儀容窈窕。亦得之傳聞。我一時造次。竟未詳審。還須親到那邊訪箇確實。纔放心得下。想了一回。次日便來辭別郝公。只說場期尙遠。欲暫回鄉。却徑密往富陽探訪。隨家去了。話分兩頭。却說隨珠川自郝公出門後。凡有來替女兒說親的。一概謝却。靜候郝公報音。一日忽有一媒婆來說道。有箇福建何舉人。要上臨安會試。在此經過。欲娶一妾。他正斷絃。若有門當戶對的。便娶爲正室。有表號在這裡。說罷。取出一幅紅紙來。珠川接來看。

又喚起一
個少年來
弄出何等
事話欲斷
又續妙亦
妙
原評錯認
得妙

時上寫道福建閩清縣舉人何自新號德明年二十四歲珠川便對瑤姿小姐道你母舅曾說福建何舉人是當今名士此人姓名正合母舅所言我當去拜他一拜看他人物如何小姐含羞不答珠川竟向媒婆問了何舉人下處親往投帖却值那何自新他出不曾相見珠川回到家中只見侍兒綠鬟迎着說道小姐教我對員外說若何舉人來答拜時可款留着他小姐要試他的才學哩珠川點頭會意次日何自新到隨家答帖珠川接至堂中相見叙坐瑤姿從屏後偷覷見他相貌粗俗舉止浮囂不像箇有名的才

假才子的
口氣寫得
妙

這般侮人
者不必真
才
原評虧他
記得

子及聽他與員外叙話談味亦甚俚鄙三通茶罷珠川設酌留款何自新也不十分推辭就坐着了飲酒間問道宅上可有西席請來一會珠川道學生止有一女幼時曾請內兄爲西席教習經書今小女年已長成西席別去久矣何自新道女學生只讀四書未必讀經珠川道小女經也讀的何自新道所讀何經珠川道先讀毛詩其外四經都次第讀過何自新道女兒家但能讀恐未必能解珠川未及回言只見綠鬟在屏邊暗々把手一招珠川便托故起身走到屏後瑤姿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說了兩遍珠川牢々

原評我亦
欺得讀詩
人與細論
之

原評好說
學四書中
易解的而
更拈出一
大難問却
是妙

記着轉身出來對何自新道。小女正為能讀不能解。只毛詩上有幾椿疑惑處。敢煩先生解一解。何自新問那幾椿。珠川道。二南何以無周召之言。邶鄘何以列衛風之外。何以黜楚而存秦。何以無風而有頌。黍離何以不登于變雅。商頌何以不名為宋風。先生必明其義。幸賜教之。何自新思量半晌無言可對。勉強支吾道。做舉業的不消解到這箇田地。珠川又道。小女常說四書中最易解的。莫如孟子。却只第一句見。梁惠王便解說不出了。何自新唉道。這有何難解。珠川道。小女說既云不見諸侯。何故又見梁惠王。何自

忽出醜來
可笑

新面紅語塞。珠川見他踟促。且只把酒來斟勸。原來那何自新因聞媒婆誇獎。隨小姐文才。故有意把話來盤問。員外那知反被小姐難倒了。當下見不是頭。即起身告辭。珠川送別了他。回進內室。瑤姿唉道。此人經書也不曉得。說甚名士。珠川道。他既沒才學。如何中了舉人。瑤姿嘆道。考試無常。虛名難信。大抵如斯。正是

盜名欺世

粧喬做勢

一經考問

脚無半字

自此瑤姿常與待兒綠鬟。唉話那何自新說道。母舅

瑤姿錯認
了何郎原

因我有一文
才其錯認
亦宜矣

但慕其虛名。那知他這般有名無寔。忽一日。接到郝公音信一封。并寄到雙魚珮一枚。珠川與瑤姿展書看時。上寫道。

原評說不
明白妙
何郎二字
這邊大眼
目

前承以姻事見托。今弟已為姊丈。覓得一快婿。即弟向日所言何郎。弟今親炙其人。親讀其文。可謂名下無虛士。以此配我甥女。真不愧雙玉矣。謹先將聘物馳報。餘容歸時晤悉。

瑤姿看畢。大驚失色。對父親道。母舅是有眼力的。如何這等草率。百年大事。豈可徒信虛名。珠川道。書上說親讀其文。或者此人貌陋口訥。胸中却有文才。瑤

寔是假的

小姐失望
可想

嗣薪不訪
隨員外却
妙

姿道。經書不解之人。安得有文才。其文一定是假的。母舅被他哄了。說罷。潸然淚下。珠川見女兒心中不願。便修書一封。璧還原聘。即着來人速赴臨安。回覆郝公去了。且說何嗣薪自在臨安。別過郝公。即密至富陽城中尋訪。到隨家門首。早見一箇長鬚老者。方巾潤服。背後從人跟着去入門去。聽得門上人說道。員外回來了。嗣薪想道。隨員外我倒見了。只是小姐如何得見。正躊躇間。只見隣家一箇小兒望着隨家側邊一條小巷內走。口中說道。我到隨家後花園裡問要去。那隣家的婦人吩咐道。他家今日有內眷們

在園中游玩。你去不可囉。吶。嗣薪聽了。想道。這箇有些機會。便隨着那小兒。一徑闖入園中。東張西望。忽聽得遠々地有女郎笑語之聲。嗣薪慌忙伏在花陰深處。偷眼瞧着。只見一個青衣小婢。把手向後招着。叫道。小姐這裡來。隨後見一女郎走來。年可十五六歲。你道他怎生模樣。

句令說得
妙不問知
其妍豔

傅粉過濃。塗脂太厚。姿色既非美麗。體態亦甚平常。撲蝶打鷓。難言莊重。穿花折柳。殊欠幽閒。亂蹴弓鞋。有何急事。頻搖紈扇。豈是暑天。待婢屢呼。伯不似枝吟黃鳥。千般媚雲鬢數整。比不得善挽巫

山一片青

原來那小姐不是瑤姿。乃郝公之女嬌枝。那日來探望隨家表姊。取便從後園而入。故此園門大開。瑤姿接着便陪他在花園中間步。却因員外呼喚。偶然入內。嬌枝自與小婢採花。撲蝶閒耍。不期被嗣薪窺見。竟錯認是瑤姿小姐。當下嬌枝問耍一回。携着小婢自進去了。嗣薪偷看多時。大失所望。想道。有才的必有雅致。這般光景。恐內才也未必佳。我被郝老誤了。也又想到。或者是瑤姿小姐的姊妹。不。就是瑤姿也未可知。正在疑慮。只見那青衣小婢從花陰裡奔將

嗣薪亦倒
錯認妙甚

原評頑皮

來見了嗣薪驚問道。你曾拾得一隻花簪麼。嗣薪道。甚麼花簪。小婢道。我小姐失了頭上花簪。想因折花。被花枝摘落了。你這人是那裡來的。若拾得簪兒。可還了我。嗣薪道。我不曾見甚花簪。小婢聽說。回身便走。嗣薪趕上。低聲問道。我問你々家小姐。可叫做瑤姿麼。一頭走。一頭應道。正是。嬌枝小姐。嗣薪又問道。瑤姿小姐。可是曾做詩的麼。小婢遙應道。嬌枝小姐。只略識幾個字。那裡曾做詩。嗣薪聽罷。十分愁悶。快々的走出園門。即日離了富陽城。仍回臨安舊寓。心中甚怨。都公見欺。一時做差了事。正是。

小婢亦錯

媒妁原不錯

兩邊都認差

只因名字混

弄得眼兒花

却說都公在靈隱寺寓中。聞嗣薪已回舊寓。却不見他。過來相會。正想要去問他。忽然接得隨員外書信一封。并送還原來聘物。都公見聘物送還。心裡大疑。忙拆書觀看。書上寫道。

此疑不小

書上亦唯
說何郎不
分明妙

接來教。極荷厚愛。但老舅所言何郎。弟近日曾會過。觀其人物。聽其談吐。竊以為有名無寔。不足當坦腹之選。小女頗非笑之。此係百年大事。未可造次。望老舅更為裁酌。原聘謹璧還。幸照入不盡。

都公看罷。吃了一驚道。這般一個快婿。如何還不中意。我既受了他聘。怎好又去還他。心中懊惱。自己埋怨道。這原是我差。不是我的女兒。原不該喬做主張。沉吟了半晌。只得去請原媒僧官來。把這話告訴他。僧官道。便是何相公兩日。也不歇不條。好像有甚不樂的光景。不知何故。大約婚姻須要兩願。老爺要還他聘物。若難于啓齒。待小僧陪去。代為宛轉。何如。都公道。如此甚好。便袖了雙魚珮。同着僧官來到嗣薪寓中相見了。動問道。足下可曾回鄉。怎生來得恁快。嗣薪道。未曾返舍。只到富陽城中去走了一遍。都公

嗣薪說見過家姊丈而不欲姻事都公疑其恣大

道。尊駕到富陽。曾見過家姊丈麼。嗣薪道。曾見來。都公道。既見過家姊丈。這頭婚事。足下以為何如。嗣薪沉吟道。婚姻大事。原非倉卒可定。都公道。老夫有句不識進退的話。不好說得。僧官便從傍代說道。近日隨老員外有書來。說他家止有一女。要在本處擇婿。不願與遠客聯姻。謹將原聘璧還。在此都老爺一時主過了婚。不便反悔。故事在兩難。嗣薪欣然笑道。這也何難。竟將原聘見還。便了。都公聽說。便向袖中取出雙魚珮來。遞與嗣薪道。不是老夫孟浪。只因家姊丈主意不定。前後語言不合。以致老夫失信于足下。

原評孟浪極矣

點點五色石

一隻金鳳
不喚得風
而空歸可
惜

嗣薪接了聘物。便也把金鳳釵取出。送還郡公。正是

魚珮送還來。鳳釵仍壁去。

和尙做媒人。到底不吉利。

郡公自解了這頭姻事。悶々不樂。想道：不知珠川怎
生見了何郎。便要璧還聘物。又不知何郎怎生見了
珠川。便欣然情願退婚。心中疑惑。隨即收拾行囊。回
家面詢隨員外去了。且說那個何自新。自被瑤姿小
姐難倒。沒興娶妾。續絃。竟到臨安。打點會場關節。他
的舉人原是貨緣來的。今會試怕筆下來不得。既買
字眼。又買題目。要預先央人做下文字。以便入場抄

一個抄文
的尋了一
個抄文的
來。又將何
處抄去。何
等奇遇。宗
世間多宗
山明先生
評選的假
著豈翹一
宗先生而
已哉。一個
的出。貪污
文。亦願貴

寫却急切。少箇代筆的。也是合當有事。恰好尋着了
宗坦。原來宗坦自前番請嗣薪在家時。抄襲得他所
選的許多刻文。後竟說做自己選的。另行發刻。封面
上大書宗山明先生評選。又料得本處沒人相信。托
人向遠處發賣。爲此遠方之人。大半錯認他是有意
思的。他又專一打聽遠方游客到來。便去鑽刺。故得
與何自新相知。那年會場。知貢舉的是同平章事趙
鼎。其副是中書侍郎湯思退。那湯思退爲人貪污。暗
使人在外賄賣科場題目。何自新買了這箇關節。議
價五千兩。就是宗坦居間說合。立議之日。湯府要先

評說

選琴瑟

二十三

宗坦此時抄集其誤寫多々可想

湯思退懷恨不淺亦宜矣其價五千兩

取現銀。何自新不肯。宗坦奉承湯府。一力擔當。勸何自新將現銀盡數付與。何自新付足了銀。討得題目字眼。便教宗坦打點文字。宗坦抄些刻文。胡亂湊集了當。何自新不管好歹。記誦熟了。到進場時。揮在裡邊。湯思退闕中閱卷。尋着何自新卷子。勉強批好。取放中式卷內。却被趙鼎一筆塗抹倒了。湯思退懷恨。也把趙鼎取中的第一名卷子亂筆塗壞。趙公大怒。到放榜後。拆開落卷。查看那被湯思退塗壞的。却是福建閩縣舉人何嗣薪。趙公素聞嗣薪是個少年才子。今無端被屈。十分懊恨。便上一疏道。同官懷私挾

聖旨未問。湯思退却。妙

恨。擯棄真才事。聖旨批道。主考設立正副。本欲公同較閱。據奏福建閩縣舉人何嗣薪。雖有文名。必須彼此共賞。方堪中式。趙鼎不必爭論。致失和衷之雅。趙公見了這旨意。一發悶々。乃令人邀請嗣薪到來。相會。用好言撫慰。將銀三百兩送與作讀書之費。嗣薪拜謝辭歸。趙公又親自送到舟中。珍重而別。且說那箇何自新。因關節不靈。甚是煩惱。拉着宗坦到湯府。索取原銀。却被門役屢次攔阻。宗坦情知這銀子有些難討。遂托箇事故。躲開去了。再尋他時。只推不在家。何自新無奈。只得自往湯府取索。走了幾次。竟沒

不使_レ他_レ中_レ進士_レ貪_レ了_レ五千金_レ又_レ倒_レ亂_レ打_レ他_レ何等_レ貪污_レ古來_レ往_レ々_レ出_レ道_レ般_レ貪_レ更_レ可_レ嘆_レ々

人出來應承。何自新發極起來。在門首亂嚷道。既不中我進士。如何賴我銀子。門役喝道。我老爺那裡收你什麼銀子。你自被撞大歲的哄了去。却來這裡放屁。正鬧間。門裡走出幾個家人。大喝道。什麼人敢在我老爺門首放刁。何自新道。倒說我放刁。你主人賄賣科場關節。誑騙人的銀子。當得何罪。你家現有議草在我處。若不還我原銀。我就到官府首告去。衆家人罵道。好光棍。憑你去首告。便到御前背本我老爺。也不怕你。何自新再要說時。裡面趕出一群短衣尖帽的軍牢。持棍亂打。何自新立脚不住。一徑往前跑。

原評細密

天子亦錯認

奔々不上一二里。聽得路傍人道。御駕經過。閒人迴避。何自新擡頭看時。早見旗旌招颭。綉蓋飄揚。御駕來了。原來那日駕幸洞霄宮進香。儀仗無多。朝臣都不曾侍駕。當下何自新正恨着氣。恰遇駕到。便閃在一邊。等駕將近。伏地大喊道。福建閩清縣舉人何自新有科場冤事控告。天子在鸞輿上聽了。只道說是福建閩縣舉人何嗣薪。便傳諭道。何嗣薪已有旨了。又復攔駕稱冤。好生可惡。着革去舉人。拿赴朝門外打二十棍。發回原籍。何自新有屈無伸。被校尉押至朝門受責了二十。湯思退聞知。曉得朝廷認錯了。恐

怕何自新說出真情，立刻使人遞解他起身。正是

御棍打了何自新，舉人退了何嗣薪。

不是文章偏變幻，世事稀奇真駭聞。

却說趙鼎在朝房中聞了這事，吃驚道：「何嗣薪已別我而去，如何又在這裡弄出事來？」連忙使人探聽，方知是閩清縣何自新為湯府賴銀事來叫冤的。趙公便令將何自新留下，具疏題明此係閩清縣何自新，非閩縣何嗣薪乞勅部明審。朝廷准奏，着刑部會同禮部勘問。刑部奉旨將何自新監禁候審。湯思退着了急，令人密喚原居間人宗坦到府中計議。宗坦自

教何自新
推在何嗣
薪身上亦
是雖如得
脫却策非
把他才移
此人則到
了底不可
脫

念議單上有名，恐連累他，便獻一計道：「如今莫若買

囑何自新教他，竟推在閩縣何嗣薪身上。只說名字

相類，央他來代告御狀的。如此便好脫却了。湯思退

大喜，隨令家人同着宗坦私到刑部獄中，把這話對

何自新說了。許他事平之後，還你銀子。又不礙你前

程。宗坦又私囑道：「你若說出賄買進士，也要問箇大

罪。不如脫却在何嗣薪身上為妙。正是

冒文冒名，厥罪猶薄。

欺師背師，窮兇極惡。

何自新聽了宗坦言語，到刑部會審時，便依着他所

教竟說是閩縣何嗣薪指使刑部錄了口詞奏聞朝廷奉旨着拿閩縣何嗣薪赴部質對刑部正欲差人到彼提拿恰好嗣薪在路上接得趙公手書聞知此事復轉臨安具揭向禮部訴辨禮部移送刑部即日會審兩人對質之下一箇一口咬定一箇再三折辨彼此爭執了一回問官一時斷決不得且教都把來收監另日再審嗣薪到獄中對何自新說道我與兄素昧平生初無仇隙何故劈空誣陷定是被人哄了兄必自有冤憤欲申只因名字相類朝廷誤認是我故致責革兄若說出自己心事或不至如此也未可

假才的何
自新竟不
能與真才
的何嗣薪
爭果是非
移他才是
不脫得則

知何自新被他道着了只得把實情一々說明嗣薪道兄差矣貪緣被禍罪不至死若代告御狀擱駕叫喊須要問箇死罪湯思退希圖卸禍却把兄的性命爲兒戲何自新聽說方纔省悟謝道小弟多有得罪今後只從寔供招罷了過了一日第三番會審何自新招出湯思退賄賣關節誰去銀子後又授旨誣陷他人都有宗坦爲證并將原議單呈上問官看了立拿宗坦并湯府家人到來每人一夾棍各々招認勘問明白具疏奏聞有旨湯思退革了職謫戍邊方贓銀入官何自新革去舉人杖六十發原籍爲民宗坦

評語
五色石

選琴瑟

二十七

原評大奇
快益甚

及湯家從人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何嗣薪無罪准復。舉人禮刑二部奉旨斷決畢。次日又傳出一道旨意。將會場中式試卷并落卷俱付禮部會齊本部各官。共同覆閱。重定去取。于是禮部將湯思退取中的大半都覆落。復于落卷中取中多人。拔何嗣薪爲第一。天子親自殿試。嗣薪狀元及第。正是

但有磨勘舉人。不聞再中落卷。

朝廷破格翻新。文運立時救轉。

話分兩頭。且說郝少伯回到富陽。細問隨員外。方知錯認何郎。是何自新。十分悵悵。乃將何郎才貌細說。

至此說下了
會說不三分
明處甚妙

了一遍。又將他詩文付與瑤姿觀看。瑤姿甚是嘆賞。珠川悔之無及。後聞嗣薪中了狀元。珠川欲求郝公再往作伐。重聯此姻。郝公道。你當時既教我還了他聘物。我今有何面目。再對他說。珠川笑道。算來當時母舅也有些不是。郝公道。如何倒是我不是。珠川道。尊翰但云何郎並未說出名字。故致有誤。今還求大力。始終玉成。郝公被他央懇。不過沉吟道。我自無顏見他。除非火他座師趙公。轉對他說。幸喜趙公是我同年。待我去與他商議。珠川大喜。郝公即日赴臨安。具柬往拜趙公。說知其事。趙公允諾。次日便去請嗣

嗣薪猶尙
錯認
原評好做
身分

薪來告以郝公所言。并說與前者隨員外誤認何自
新以致姻事聯而忽解的緣故。嗣薪道。翁擇婿。亦
擇女。門生訪得隨家小姐有名無寔。恐他的詩詞不
是自做的。若不假聯此姻。必許門生面試。此女一番
方可准允。說罷。起身作別而去。趙公即日答拜郝公。
述嗣薪所言。郝公道。令甥女文才千真萬真。如何疑
他是假。才郎家不怕面試。但女孩兒家怎肯聽郎君
面試。趙公道。這不難。年翁與我既係通家。我有別業
在西湖。年翁可接取令甥女來。只以西湖游玩為名。
暫寓別業。竟等老夫面試何如。郝公道。容與家姊丈

原評老辣
亦是
女丈夫一個

商議奉覆。便連夜回到富陽。把這話與珠川說知。珠
川道。只怕女兒不肯。遂教綠鬟將此言述與小姐看。
他主意如何。綠鬟去不多時。來回覆道。小姐說既非
偽才。何愁面試。但去不妨。珠川聽說大喜。遂與郝公
買舟送瑤姿到臨安。郝公先引珠川與趙公相見了。
趙公請郝公與珠川同着瑤姿在西湖別業住下。次
日即治酒于別業前堂。邀何嗣薪到來。指與珠川道。
門下今日可仔細認着這箇何郎。珠川見嗣薪平姿
俊秀。器宇軒昂。與前番所見的何自新不啻霄壤。心
甚愛慕。郝公問嗣薪道。前日殿元云。曾會過家姊丈。

原評會騙

原評老有
趣

及問家姊丈說從未識荆却是為何嗣薪道當時原
來不曾趨謁只在門首望見顏色耳趙公道對郝公道
令甥女高才若止是老夫面試還恐殿元不信今老
夫已設一紗幮于後堂之西可請令甥女坐于其中
殿元却坐于東邊年翁與老夫并令姊丈居中而坐
老夫做箇監場殿元做箇房考此法何如郝公與珠
川俱拱手道悉依尊命當下趙公先請三人入席飲
酒酒過數巡便邀入後堂只見後堂已排設停當碧
紗幮中安放香几筆硯瑤姿小姐已在幮中坐着侍
兒綠鬟侍立幮外伺候趙公與三人各依次坐定嗣

珠川見何
嗣薪與何
自新不啻
宵壤何嗣
薪見瑤姿
與園中所
見大不相
同兩箇始
覺錯認疑
塊全解愛
慕難禁之
狀如觀其
快可想

薪偷眼遙望紗幮中見瑤姿丰神綽約翩翩可愛與
前園中所見大不相同心裡又喜又疑趙公道若是
老夫出題恐殿元疑是預先打點可就請殿元出題
便教把文房四寶送到嗣薪面前嗣薪取過筆來向
趙公道承老師之命門生斗胆了即以紗幮美人為
題門生先自咏一首求小姐和之說罷便寫道
綺羅春倩碧紗籠 彩袖搖々間杏紅
疑是嫦娥羞露面 輕烟圍繞廣寒宮
寫畢送與郝公郝公且不展看即付侍兒綠鬟送入
紗幮內瑤姿看了提起筆來不假思索立和一首道

綺羅權倩作簾籠 未許人窺綵袖紅

不是裴航來搗藥 仙娃肯降蕊珠宮

和畢傳付綠鬟送到嗣薪桌上嗣薪見他字畫柔妍

詩詞清麗點頭贊賞道小姐恁般酬和得快待我再

咏一首更求小姐一和便取花箋再題一絕付與綠

鬟送入紗幮內瑤姿展開看時上寫道

前望巫山烟霧籠 仙裙未認石榴紅

今朝得奏霓裳曲 彷彿三郎夢月宮

瑤姿看了見詩中有稱贊他和詩之意微微冷笑即
援筆再和道

自愛輕雲把月籠 隔紗深護一枝紅

聊隨彩筆追唐律 豈學新粧鬪漢宮

寫畢綠鬟依先傳送到嗣薪面前嗣薪看了大贊道

兩番酬和具見捷才但我欲再咏一首索和取三場

考試之意未識小姐肯俯從否說罷又題一絕道

碧紗爭似絳幃籠 花影宜分燭影紅

此日雲英相見後 裴航願得托瑤宮

書訖仍付綠鬟送入紗幮瑤姿見這詩中明々說出

洞房花燭願諧秦晉之意却怪他從前故意作難強

求面試便就花箋後和詩一首道

兩箇翻和

頻々才氣

聯玉

原評有身

珠玉今爲翠幕籠

休誇十里杏花紅

春闈若許裙釵入

肯讓仙郎占月宮

瑤姿和過第三首詩。更不令待兒傳送。便放筆起身。喚着綠鬟。從紗幮後。再々の步入內廂去了。郝公便起身走入紗幮。取出那幅花箋來。趙公笑道。三場試卷可許老監場一看否。郝公將詩箋展放桌上。與趙公從頭看起。趙公嘖々稱贊不止。嗣薪看到第三首。避席向郝公稱謝道。小姐才思敏妙如此。若使應試春闈。晚生自當讓一頭地。趙公笑道。朝廷如作女開科。小姐當作女狀元。老夫今日監臨考試。又收了一

原評絕妙

批評
金鳳再去
獲好配歸

原評和尙
勢利

箇第一門生。可謂男女雙學士。夫妻兩狀元矣。郝公大笑。珠川亦滿心歡喜。趙公便令嗣薪再把雙魚珮送與郝公。郝公亦教珠川再把金鳳釵回送嗣薪。趙公復邀三人到前堂飲酒。盡歡而散。次日嗣薪即上疏告假完婚。珠川謝了趙公。仍與郝公領女兒回家。擇定吉期。入贅嗣薪。嗣薪將行。只見靈隱寺僧官雲間前來作賀。捧着箇金箋軸子。求嗣薪將前日賀他的詩寫在上邊。落正了款。嗣薪隨即揮就。後書狀元何嗣薪題贈。僧官歡喜拜謝而去。嗣薪即日致富陽。入贅隨家。與瑤姿小姐成其夫婦。正是

遙應前文
毫無欠遺

瑤琴喜奏。寶瑟權調。綉閣香肌。儘教細々賞鑒。御
溝紅葉。不須款々傳情。金屋阿嬌。尤羨他芙蓉吐
萼。白頭卓氏。更堪誇。豈蕊含玉。錦被中。亦有界河
免不得驅車進馬。羅幃裡。各分營壘。一憑伊戰卒
鏖兵。前番棋奕。二篇兩下。遙相酬和。今日紗幮。三
首百年樂效。唱隨向也。小弁詩爲惡徒竊去。招出
先生。茲者霓裳曲。見妙手拈來。願偕仙侶。又何疑
珮贈玉魚。々得水。依然是釵橫金鳳。々求凰。
嬋姻過了三朝。恰好鄰家的嬌枝小姐。遣青衣小婢。
送賀禮至。嗣薪見了。認得是前番園中所見的小婢。

便問瑤姿道。此婢何來。瑤姿道。這是鄰家表妹的侍
兒。嗣薪因把前日園中窺覷。遇見此婢。隨着箇小姐。
在那裡閒耍。因而錯認是瑤姿的話。說了一遍。瑤姿
道。郎君錯認。表妹是我了。那小婢聽罷。笑起來道。我
說何老爺有些面熟。原來就是前日園裡見的這箇
人。嗣薪指着小婢笑道。你前日如何哄我。小婢道。我
不會哄甚麼。嗣薪道。我那日間你說你家小姐可喚
做瑤姿。你說正是瑤姿小姐。小婢道。我只道說可是
喚嬌枝。我應道。正是嬌枝小姐。嗣薪點頭笑道。聲音
相混。正如我與何自新一般。今日方纔省悟。正是

才子遇甚難
而相甚遇
了今成姻
事其歡喜
十倍尋常
烟事

當時混着鯁和鯉 此日方明李與桃

嗣薪假滿之後。携了家眷。還朝候選。初授館職。不上數年。直做到禮部尙書。瑤姿誥封夫人。夫妻偕老。生二子。俱貴顯。郝公與珠川亦皆臻上壽。此是後話。看官聽說。天下才人與天下才女作合。如此之難。一番受釵。又一番回釵。一番還珮。又一番納珮。小姐初非勢利狀元。狀元亦並不是曲從座主。各各以文見賞。以才契合。此一段風流佳話。真可垂之不朽。

評

一科兩放榜。一妻兩納聘。落卷又中新狀元。主

考復作女監試。奇事奇情。從來未有。他如郝公論詩。宗生着急。宗生辨詩。郝公絕倒。不謂文章巧妙。乃爾其尤幻者。郝公初把女郎之詩為自己所作。後却說出自己之詩。乃女郎所作。何郎初猜郝公之詩為女郎所作。後反疑女郎之詩是郝公所作。至于瑤姿嬌枝。嗣薪自新。彼此聲音互混。男女大家認錯。又如彼何郎代此何郎受杖。此何郎代彼何郎除名。彼何郎將此何郎誣陷。此何郎教彼何郎吐寔。種々變幻。俱出意外。表雖春水之波紋萬狀。秋雲之出沒千觀。不足

